



MAY 11 1951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九卷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  
校印

從吾 焦 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嶼 朱之蕃 圈點

陽城胥渠問 子華子

蘇潘曰辨神品  
之誣謬論正大  
儒家之口吻也  
使万世之下好  
奇怪者緝口而  
不敢言則子華  
子之論不亦大  
有關於世教耶  
正道坤曰胡九  
領下肉也以上  
皆是竊怪之詞  
下用四句人之  
好竊怪也乃單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嘗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  
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  
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  
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鳥號  
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山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

三世損曰人之  
聖於就一段乃  
宇宙名各名理  
只此數句足以  
办神界之証破  
千古不決之証  
矣下文許多議  
論皆由此發揮  
去而此幾句一  
而遂論机軸

汪道坤曰以神  
影為依托之言  
故逐句詮詳扁  
之于正亦從解

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  
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  
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者知識也。人之  
異於龍龍之異於鬲鬲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  
實使之者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  
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實也。  
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  
正之。為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  
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  
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波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

補天之說者非  
胸中了然至學  
安能為此說  
吳昌曰此解儒  
家所深信者第  
神仙家以為何  
如  
茅贛曰逐句分  
解明折可曉化  
譎怪為庸常彼  
好怪之徒其疑  
亦可以少什矣

穆文熙曰怪譎  
之說本易入人  
故曰素隱行怪  
後世有述焉後  
之徒詐希說之

燿鼓神化也。神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  
中和之實也。群龍者眾陽氣也。雲者龍駕也。帝御者雲臺之關  
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  
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  
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  
有見于下也。不得上升。無見于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  
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  
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祭藏  
以奉其傳。以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  
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

二十九子曰  
臣逢人主好高慕大之志甘心于黃帝所造者代不乏君而皇漢武其特甚者矣夫有生必有死必而世既而衰老而死乘彼白云至于帝鄉其有是理抑抑无是理耶

王偉曰世奉禹以証神禹之妄皆是以理為主若公仲承黃帝之問是謂怪之極理之所不可曉者

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其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虛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園之上嶢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之也而度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欲羨愚者矜歧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决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未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為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

楊維翰曰奉宋氏以証力成之誣俞極剖切見其以訛傳訛之言皆君子所不直也惟明理者辦之而已

汪道坤曰世陪叔結得完露世代之君或意于鬼神怪異之說未嘗取子華子之論迪而進之世有持正道以闢諸子者或未之深思乎

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之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其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孔子贈

立濬曰子華子此段大意謂為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

二十九年子華子  
治必通達補誠而  
文子雅暢聯絡  
讀之令人物次  
玲瓏

王偉曰子華子  
此段文勢縱橫  
詞鋪嚴密如大  
將專仁劍戟森  
嚴而伍列不紊  
者

王整曰必先正  
其本以下文法  
甚好且又有歸  
結

為思思未華而事前較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  
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  
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神也精神不白則無以王矣  
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怒以偽而課忠言非其領意非其真  
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于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  
是縱擢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  
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  
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  
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遠趨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

黃震曰小人諂  
害之言鑿之可  
听今主心不之  
寬而正人雅獨  
者多矣他如過  
為然耶

姚寬曰詞命絕  
似左國之吻意  
婉而嚴詞和而  
殺不露痕不傷  
氣宜簡子得書  
而自訟追悔也

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寬也且無以為  
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於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  
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于齊而使董安于寫書  
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王  
君之亡臣某不修束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苟於所  
甘士苟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  
士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于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  
于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于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  
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  
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

王整曰詞甚卑  
婉交顧有情

亡臣雖復野死以真溝明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  
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  
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无恤簡子之子

### 北宮子仕

茅坤曰大意欲  
出于无意為善  
遠惡皆有意也  
此篇出入老莊  
語意極妙  
姚寬曰以段大  
意俱是老莊家  
數而草法句法  
字法亦出一律  
施仁曰意若幻  
宜而實不幻真  
字似險怪而實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  
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推蘇之弗繼餬  
其願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  
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顧而惡奚足  
遠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于迷欲以有已而卒于喪  
已欲以達之于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位興將以濯

不陰怪先識破  
子華子胸中一  
段後方悟出此  
段文字

邵宝曰以段純  
是在子口吻詞  
若陰怪不經至  
此始然可曉

凌稚隆曰剖破  
理數從一點灵  
机化出所謂百  
煉金精做成奇  
品宜北宮子開  
言而心醉也

今世之昏悞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弗艾也而又奚以善  
為北宮子曰善有是哉頃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  
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禁如涉驚漫一則以之怵惕一則  
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  
也如炎如水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  
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洎兮如大羹之未調  
醢醢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  
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  
以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遠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  
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愉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頤

洪萬曰蔓蔓之意而接波忿恚之心何為而不聞聞且不止小則蓄凌詬誅

藤五須利刀一割斷直是諸子中赤城

品祖譙曰子善之說欲人出于无意即老莊死

為自然之說蓋人有心得不去

自然近而家遠而國遠天下

以有心取之是將日營于智術之中也如之何其不且耶

揚維禎曰數子皆淨所欲而遠所惡者然且不

可况不能得所

之意而接波忿恚之心何為而不聞聞且不止小則蓄凌詬誅

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于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

喜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殆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

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

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為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

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

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

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而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碯

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瞶寤生克段忽出

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叔仲

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卻並

父并忽或作怒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是皆名為求得

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然且大倫斃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

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

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

欲乎

黃震曰援引諸人作証事極真切不曼

董份曰神氣一莊生也步趨一莊生也其誰為母而誰為子耶

洪邁曰信可以感豚魚夫死知之物徒可以信

感况于人乎試想骨肉相親朋友相如上下不

相保起于一念之疑故耳疑什則无意无意則皆真誠相接而

惑謀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

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

皆真誠相接而

孝弟忠貞之效  
又何惑耶

瞿京淳曰平仇  
權衡一段借喻  
高奇色愈新

許應元曰此篇  
正言若反後章  
未通一竅難語  
上乘妙化

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切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苟營而不就者，而又奚以善為耳？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為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為善？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嘆曰：吾

為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錢福曰：此段見人君蔽于左右之毀譽，雖所治者君之所當取，然而毀言日至，至于无以自全，如之何不事左右以求善乎？齊威王阿封即墨，明此矣。

倪思曰：左右之憎同則善之助，之愛之反則毀之，之憎之憎之至，干苟直公行貨賂，道遠朋比互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而助之反則齊，必有而歸矣。然而人主不知察也。



市以相党與主之不齊宜景公之接理也寧使

虎會問

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其得所欲為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燕也固宜

直德秀曰此元為之上景公為是以語之直太古之治於景公

王世禎曰已上見太古之治元為而民自化神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矣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

農堯舜之世皆以无身之非若不治之非若後之人主自智自巧者也

錢福曰人主自恃其巧智若不以天下為可治然而奸每窮于智巧之所不料蓋策道而任智者必危釋法而事道者必勝惟有意於為有意於治必至垂道自恃而任法是以難也

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矣則請者加矣矣請者加矣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于欲為也其禍起于頌治也夫有欲為頌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

蘇濟曰以此以下方論齊國之不治蓋景公問齊國之不治其發問之旨只是以智巧法術之問求治齊之方耳故正言齊法細之密君臣相率於諂諛而危詞以動之

凌約曰正言激論鑿之可駭心有人心者當涵然一變矣

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于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鍾鼓棍圍日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咎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慙心也造為詩謠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冕旒清晨位宁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来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

凌惟隆曰以發見君之明何可謂尊顯罪齊之臣死王君之善亦引詩景公以有為

集矣群臣之不肯者又隨而揚之故其蔽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知之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倪非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

江道坤曰其和蔽各國家受其

禍敗從古譚故  
貧之禍惟以痛

丘濬曰室玉材  
木之生皆未易  
以智力窺方知  
盜才之伏也无  
盡而曰天下不  
復有盜者在吾  
不信也特抑天  
之徒家敵之使  
不得自陳耳  
鮑彪曰天生室  
王材木徒且愛  
惜則其于久其  
可知敵盜者拂  
天以隱移所必  
加也

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  
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機移  
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  
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  
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蒙金以  
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榎榘之  
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窮谷孱顏嶇嶇之區抉剔之椅撫之  
剝削之苟有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壘虺蜴之變雷霆崩墜  
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  
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違天而

陸深曰  
于顯明之中者  
人得而誅之為  
不善于隱微之  
中者天得而誅  
之妨盜病國之  
徒其為術也巧  
其為机也深而  
冥之中已降  
之罰若得契之  
不爽焉誰云天  
道遠也

蘇潘曰人情有  
所甚愛尚且惡  
之攻之况各材  
為天所其愛彼  
敵益著天有不  
戮之子

汪道坤曰道按  
謫之情狀模寫  
極正

顯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極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  
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隲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  
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  
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  
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  
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于中虛  
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  
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  
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  
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

三曰曰蔽各之  
小人分明以天  
地不足畏神明  
不足忌故敢肆  
其狡譎變詐之  
術至于隱戮之  
加陰陽之罰雖  
欲進之其將能  
乎

常替曰真之  
報毛髮不爽未  
有逆天而蒙天  
之祐者  
王常曰叙三卿  
之盛皆開闢有  
法昆之左國莫  
可辨別人不於  
程子表帝之何  
也

胸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舐而深排規以  
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喚也  
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克塞乎  
兩間偏俱疋蹙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  
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  
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以道者天昔先大夫欒武  
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道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  
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  
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  
如目有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

許應元曰通叙  
三卿隆替之由  
章句之法峻絕  
高簡蓋占文中  
之開聲新奇者

重份曰用意琢  
字中有維席典  
雅

瞿景淳曰三段  
已元復總束之  
以大方家法也

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惛焉而不自居  
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瞑有所志且  
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  
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嚚嚚  
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源甚於虺蜮日惟諛佞之小夫是  
暱是用繫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  
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氏文子之在位也狡識俊良振  
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  
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  
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鬧市

王登曰援聖引  
天為主而文法  
高奇議論割切  
足以壯發人之  
氣而寒誘人之  
膽評者謂此一  
篇可持之為正  
人助直知言矣

楊維禎曰此一  
結文勢舒徐宛  
轉有法令人把  
玩不厭且晏子  
之刻諸佩觿也

惟利是視。儉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域。日移其  
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  
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  
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  
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茂華於理。憑人而勝  
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造天地之所格。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况  
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惕而惘  
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  
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溪於晉之三主  
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

兩引前甚當

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龍蠶之疾已移  
於已也。悲夫。晏子曰。駭乎。哉言也。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不忘  
焉。

晏子問黨

王世貞曰以段  
典上篇蔽發之  
論相表裏蓋至  
治之世君臣同  
德朝无倖位則  
蔽發之禍息矣  
故其極治之家  
四通八達无有  
障時窒塞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頭  
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  
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未  
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感而後汰。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  
其君之聽。整氣伏息。灾疫不作。四隣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  
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第而不除。

施仁曰正人進  
者治之表正人  
退者亂之執君  
子不幸而知每  
暗之朝雖欲功  
諫以寄言其道  
無由其卷舌以  
退黨其固究也

胡時化曰各才  
之隱伏也元其  
治天下國家亦  
非一士之言忠  
臣愛君道无切  
於不資者今齊  
之登言不办休  
何成群書有所  
由始矣伏一  
意激晏子振起  
其君立一前案

野荒而荐飢其太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  
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於志而下多忌諱  
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  
石之積也琅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  
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為明狐而  
為倉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志  
前而排孤嬖媢脂常者日至於右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  
謀為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既無  
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蘆貞温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  
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也

齊之曰七言通  
其貞才也勢非  
所論也如以地  
勢論彼耕莘士  
官之夫何由得  
正其朝乎此士  
所以去也  
穆文熙曰治象  
字照應前有閱  
鍵

受性隆曰規晏  
子虛哉石存御  
夫豈敢各者乎  
若鮑固崔田之  
黨晏子亦无如  
之何其與叔向  
言何見矣

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嶽輪  
廣隈隩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奏也今齊君之所  
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  
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遠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  
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  
而鬻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欲以為  
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  
見而猶固借自愛也獨不出其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  
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以聞之嬰之於君大彘之  
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洪迈曰論儉不偏不敗令人心服

三祖諱曰塗髹若今畫壁漆柱之類

江德秀曰晏子儉于財者子華子以養精神為儉以上階為腐

陵約曰土階之說腐儒可以滅口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

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休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與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瀆畜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移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制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

茅坤曰以說于理止然指大官大器不必于尚儉後之謂臣媚于利其外邪昧其中為塔牌志廣心之主以厭縱其耳目之欲者亦或由之矣觀者嘗會其意可也

昔震曰以說極有理可信且叙列富貴之狀若畫

品御萬民窮天之產整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汗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之所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之帶幅鳥而入觀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欄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愚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愚有所謂塗髹以自休戒者此腐儒之所

倪思曰乘紂之亡雖由于不仁其害亦在其

中蓋不仁必至于奢侈恣肆以縱其欲然以禮字節之論極確當

蘇濟曰此亦痛扶人心諸書未有以論

王道坤曰子華以論雖成晏子然實是至理非矯激之談

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禁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興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繇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王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圍隸以自奉難為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執中

若口語

茅蒼曰詞藻不甚言麗音却玄思讀者當別眼始悟

王偉曰道也天也帝也皆主于心之是個主宰此篇却當得一部心經許准元曰心為活物可以之載道以之格天以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庫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庫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華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輕重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畫故古之制字字為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徧覆包含天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顯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失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怒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



之華帝聖賢子  
言万語只是欲  
人華心何喪失  
者多而能存者  
寡也  
董份曰就制上  
點出心之功于  
人尤為痛快

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  
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者道之所去也天之所  
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茲心為慈如心為恕非其心也  
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

大道

瞿景淳曰周舍  
訖子華子之不  
見用于世故問  
其志于華子以  
人之所趨不同  
解之引喻設象  
詞藻欄目  
王整曰周舍以  
已所欠而讓子  
華之所志不知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為於擇術矣庶修  
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為  
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  
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  
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續拱操沆逃焉且負動而方息所性

君子之所為有  
不可為知其不  
可而止之惟知  
道者可以與夫  
故子華以趨之  
不同告之  
立齋曰文法負  
動語之奪人信  
非尋常可測

揚維禎曰論海  
南章之韻非徒  
詞藻工而意致  
亦勝

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讓本之所  
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頭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  
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  
敢以有為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苦藏也而醜則堅芳華璧之  
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  
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為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  
大夫少修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為人  
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  
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也夫  
目之能明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惟墻之後則無睹

也無以則有一鳥而願因以有獻也。

北宮意問

邵室曰此篇內祥瑞不可信而斷之曰有之足以備數無之不

折文之奇  
焦竑曰後聖治之世五氣順叙日月淑清麒麟游郊藪風凰豫于庭河洛出圖書皆已然之瑞庶不可治世所无有也子華之論盖有激而言觀後世人主盱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畧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龜兆其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此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于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湯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回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悒之而不冲注之而不

軒睢之惟以之車一段便得之

胡時化曰上世視祥瑞如以之輕誠有之足以備其數也後世乃有指黃雀為鳳凰以矯誣其君蝗不害稼猶鼠同乳奉以為瑞幣也惑矣

施仁曰四語確論不可磨滅聖王不識三句耳應上是章法姚寬曰說後世好祥瑞之擣洞如觀火漢時君

滿波其視鳳凰麒麟也秦牢之養爾波其視澧液甘露也剛澮之寫爾波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波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人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若龜而襲吉福之末也真歎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

王世植曰照應  
有法而立論雄  
偉措詞高勁古  
文之傑然者彼  
不修德政之主  
好符瑞之應者  
現此可以惕然  
矣

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于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鐘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為散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績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于上世。其所謂泰牢之養也。則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童童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為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于帝王之量者矣。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鈞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

古祖譚曰。叙變  
世之淳漓詞奇  
而不陰意多而  
不浮且句法蒼  
勁誠可為法者  
也

洪邁曰。子華之  
文每有幾句重  
復。正文章之閱  
鍵妙。

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乎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蹟蹟。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群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喪短頽特。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緘眉。育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大病。夏

霜冬雷繆盭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凌稚隆曰恐留務茲沈少而不得人故以恒與規之而詞氣快郭文字奇嘯後生熟讀不為尤補

許應元曰下道四句甚妙

留務茲從子華子遊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于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湛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激焉以逝非捉園之謂也而吾所謂善待者能為之於疾徐之間今汝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邪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為壁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同惡

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穆文熙曰借子車之猥雅一敗  
王釐曰借俞甚奇而文字簡古  
煉精金人心  
真德秀曰今人勢交利交往  
如此真子車之  
猥也  
凌約曰隨之以兵之字令人也

子車氏之猥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子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

子車氏之猴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接之而

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以吾所自為者

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

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

曰夫利之昏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于得

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

澄子者或寡矣

首二句見文選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間人而為世

直德秀曰却嘆世人幸得志願若以之甚直是痛快

崇伸曰世亂而不可待如河清之難俟傷時者適以為憫心葉息矣

錢福曰机心明于中則純白不待今世之士莫不如是

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克惟恐其不修弗愛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分毫也而觸機寔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拱楛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頭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壑鷄喙於時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也歟

子華子終

五德秀曰知時  
世人幸得全  
福快

不或畏  
下中與論白下  
短辭曰財公底

清之擴短則神  
不下於吹回  
崇中曰世品而

效告曰而以是信我矣婦人曰公對士結不無也才青于冬未  
也效為同景也人盡幾何而俱以休休也冷世之士其無幸也  
數變身身死棘米且也恐雷也而極而或盡頭而分却而來其  
容也而畏其辭則其一二器之於形形無想而應存心為也而  
必前意於心也未其存學也而難測其來其也難未其也  
前深盡我寒而未草立部歡市之去又出而報華以與對之吳  
夫楚難其辭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嘉言

孔叢子

是書之第以孔子子思子上  
子高子順之言以為之先後

茅坤曰子貢善  
為說詞規其容  
東部亥之論詞  
危義正宜其開  
之色戰而跪也  
至于却兵師反  
衛侯且載左氏  
春秋所以典回  
村之列  
茅壻口所以語  
今人氣索後有  
繫世以與九層  
毫者實祖以而  
詞語激烈英氣  
襲人  
凌約曰五被諫  
雁南王安用此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贖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立  
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  
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蓋姑已乎  
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  
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  
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于高墜  
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部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  
夫子告子貢曰東部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

語危詞足以懼人也

奚至懼之哉

記義

吳鼎曰按文伯之母賢也告相室之諫極是至言君子曰以言出于母則為賢母出于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婦笑矣非至論

許應元曰歸非亦有此語但非孔子答衛君亦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問

非堯舜事也

董份曰詞雖非直但切當事情可為好觀察為明者之鑒

言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宣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

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反

聖賢淳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人臣家當如是孫文子苟免

素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  
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立濬曰宰予子  
貢皆言語士也  
子貢以予言實  
而不及設使子  
貢對必必有艷  
詞以駭所聞

穆文熙曰尼父  
在春秋時七十  
二君鮮有能宗  
之者昭王之賢  
雖不能用然亦  
知聖人者按記  
云昭王欲用孔  
子吳嬰止之則  
安車象飾之貴  
傳不虛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  
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  
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後夫子以來竊  
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潔好儉仕而有祿不以  
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咎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  
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  
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  
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

姚寬善於說  
詞觀德高則配  
天二句快夫子  
何特確切宜夫  
子聞言而承之  
以謙也

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  
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  
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笑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  
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之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  
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雜訓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

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  
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

施仁曰聖賢之  
分判于霄壤浸  
水膏雨之潤非  
子思不能道出



胡時化曰以段  
喻尼父極得與  
子貢室家宮室  
之譬同其親切  
若以沾見奇  
之功論至也淺  
夫

呂祖謙曰君子  
在德不在相貌  
間從古至今美  
鬚眉多矣未有  
傳其名者果德  
即貌耶

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  
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夫人舍玦珮，婦女舍  
珠璜，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  
奚故哉？子游曰：夫浸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  
焉。膏雨之所生也，庶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  
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居衛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夷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  
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于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  
所願者，唯君修禮，象富百姓，而後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權

洪方曰：六至之  
貌，從以嗜其大  
貌

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眉，非彼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  
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  
勤思勞禮，或折臂望視，或秃鬣背倭，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  
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  
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彼徒患德之不邵，羨也不病，毛髮之下茂  
也。

凌稚曰：尹文以  
子不類，疑其妻  
其見似迂，然世  
有心知其妻而  
安之者，視此何  
如

子思在齊，尹文生子，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  
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  
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  
乎？然舉其多者，有以父斯有以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思

子。此由天道之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穆文熙曰。今人  
枕多以論列古  
今相摺者。樂朝  
之鄙。無論已。子  
思之答。枕有以  
之。吾乎。

洪氏曰。世有仇  
謂孔子微服過  
宋之事。

子思年十六。適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  
四篇善也。下此以及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  
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周矣。樂  
朔曰。先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  
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篆。古人所以為典雅  
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人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  
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  
徒曰。此雖以宋為護。然世有雙言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

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羗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  
蔡作春秋。吾今困於宋。可以無佐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有  
九篇云。

### 公儀

直德秀曰。君子  
不于善亦不惡  
善。何以勸夫  
何惡。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  
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  
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  
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  
為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  
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凌約曰。子思之  
論。蓋亦有為而  
言。君子雖不惡  
善。亦何至于欲  
之。欲之一字。非  
聖人純然之言  
也。

二十一

中庸

卷之九

公儀

十五

抗志

黃震曰此聖制服厚親之禮識以徒可行于今不徒以其文已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請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木或作朱定公十四年奔魯春秋作戊吾於子思親而

敬之子思未吾祭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

思答曰羨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

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

錢福曰親敬入者必心直知之方能有真見以人口而敬者必以人口而疏慢以此必然之理也列子辭粟亦有此說

茅坤曰此引二人見申叔木之所敬所疏便見其不知賢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也

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于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以此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

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

性清而土壤汨之入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

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

外矣

王偉曰以王者之心也齊王烏誅識之純是極性之譚

茅瓚曰以段論  
雖有近理之談  
然敢英雄以保  
疆土俱是戰國  
說士之習非子  
思子道李之說  
蓋假竊而失真  
者

吳昂曰殊非子  
思聞道之言其  
文字風氣却似  
漢文得道李之  
正者自識其訛

王整曰老萊子  
及子思以柔道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  
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  
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天下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  
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  
處戰伐之時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藏否立規檢修  
匹夫之行之時也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  
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  
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  
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

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  
夫齒乎齒堅剛李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  
舌故不能事君

### 公孫龍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  
曰子高孔穿之字孔其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盡往正諸子高曰

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

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

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于先生者獨不取先

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

江濬曰句字  
字办折孔穿本  
矣後引尹文仲  
尼之言不過暢  
達其詞耳  
蘇滯曰析理先  
明諸心昭平了  
然无所碍方能  
办折是非同異  
子高自家心緒  
尚未朝徹又何  
以正白馬之誣

汪道坤曰去非白馬之卒頭請為弟子問難發端亦不是公孫龍之見雖是偏指然于詞上却條達蓋理明方能詞達孔穿為办所害也

茅墳曰公孫龍之智足以亂是非非現其办析孔穿語達詞貴故雖小办足以設大道而令人惟宗之也有以夫王儒曰尹文此說與韓非同意必非祖之也

許應元曰異端和說之害使術之者漫淫莫竟攻治愈深則蔽網之害愈甚公孫龍之說雖办亦歧道之中又歧路也其蔽固也宜矣

董份曰自古办士拘儒之徒有所繇陳其說莫不標竊聖人之緒言以肆其曲說軍独公孫龍為然

瞿景淳曰善于率合舌鋒鈞利直办士之文

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太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于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聞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聞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聞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

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聞是全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聞為辱必以敢聞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又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非仲尼

王蓋曰平原之  
問蓋慕孔穿之  
名而沉于公孫  
龍之說者穿之  
見雖明而詞較  
不足以勝之則  
言足以明道者  
亦不易矣

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以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安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傳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纁也。

立者曰龍言去  
白馬則無以教  
其言行仍可師  
聽之龍必不肯  
去白馬穿亦不  
師龍不過以以  
相辨難耳

揚雄曰穿雖  
理勝若對面相  
辨畢竟穿非龍  
敵

玄武以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詞。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太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考，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人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太白。恍惚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

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儒服

王世貞曰子高儒服問答理較正大然其詞氣畢竟有些戰國風聲習尚信乎人非聖人不能不為風氣所囿矣

施仁曰好事之人多藉口聖人以為煥勸戲厲子高以說可以破千古才火之疑而白聖賢虛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履翬髮翬髮也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荅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後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可取爾子高曰取包象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觴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

古之誣

胡時化曰揆指飲食今人種有之而驕貴之人尤甚以不可口舌爭也惟異請以而面報耳

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詞非實然也平原君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陳廼魏性多穢訾每得酒食必先揆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

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有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拘放

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索其下滋甚陳廼曰吾知

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槩括自道

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

子之意則與鷄豈有異乎陳廼跪曰吾今而後知其過矣請終

改之

對魏王

呂祖謙曰意謂詞則亦是確論人主甄別不審知愚並以蔽者多也

洪迈曰高子此論純是引君曲盡然而其詞開關縱橫純是戰國策士之談蓋風氣移人資者不免其言雖合道不說畢竟列于諸子流

陳維隆曰車裂之刑酷矣子高

一言而去之不謂非矣者然借此干桀紂之喻在正人君子之引君則無此說矣其亦魯仲連之倚西典真德秀曰不說君之過而歸過于下吏言下吏不諫暗推君同于桀紂真可動人所聞者

凌約曰君甚勿疾諫以此干資臣也

錢福曰切王刀大浣布西戎之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為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鴛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于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今夫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象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已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伯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難而後酷刑以懼

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於者少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不諍而已也心徒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于忠正之地而暗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陳士義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

十一 卷之十一 子高 十一



異物也然銀錢之劍世蓋有之而火浣之布未之詩見則其有無真偽蓋不待

黃震曰假秦立說以示規戒之意亦曰事納忠者

余有丁曰通市之說乃權宜詭譎之術非先王禦戎狄之道夫夷狄之法未則防之去則防之惟事內治修文德而已未聞誘

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錕錐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銅赤鑄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至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于夷狄是彊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

以利而與之通市也后世不明此義至為胡虜開擁場用此之先者

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淋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熟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羊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槌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吳彭曰宮他不能自立欲托富貴之家其鄙甚矣至捧趙公子燕相困諸人行

宮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

蓋當時列國公

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

子皆號為得士

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

士之無以自全

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

者往歸之士  
之不足貴若我  
國時極矣

蘇濬曰君子受  
人之托則當以  
吾力之所能為  
即成子于石宰  
穀臣可謂不其  
心而不負人之  
托者即氏之風  
千古景仰

王世禎曰子順  
在戰國時蓋亦  
上者視其燕雀  
處堂之喻與仲  
連不肯帝秦之  
且畧同言宮他

典魏王與仲連  
遺書燕相相類  
亦仲連之匹也  
他魏王問天下  
之高士惟秦仲  
連為以則其人  
品可槩見矣

許在元曰世主  
有驕強自務之  
志及見之面目  
色澤故曰詭  
之古音顏色詭  
人于千里之外  
言貌可假而色  
最不可偽也

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  
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  
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  
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  
若即成子者也昔即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石宰之觴  
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  
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  
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窻喜作難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  
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

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庶可以寄財考其  
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  
舍先生將安之請後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  
朝焉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謂  
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  
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  
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  
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  
得而臣之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論勢

丘濬曰此段雖是合後之說而詞明理正不為詭譎狡詐之談較之蘇季子合六國之策脂膏詭激不相作矣王維禎曰趙魏相間勢又兩折于秦懷不肯帶秦之心者多為秦憤不順之于魏之兩所信者說趙合後策士之謀實計無出于此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此日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止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頃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倂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

施仁曰觀子順之詞亦逆料六國無如秦何併又折而入于秦也說韓之詞不忍坐視國之亡耳胡時化曰說韓之說簡而明婉而切無一語粗詐之談與說趙之說合而觀之則子順亦惜時廷理之士夫

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隣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皆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眾屋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知吳越之舟人也韓

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

王蓋曰范雎遠交近攻之計行

交近攻之計行

卷之二

廿四

韓魏特執上肉  
耳魏諸大夫  
以秦伐趙為便  
獨何存齊建共  
事秦謹不修攻  
戰不助五國以  
其君臣即魏之  
君臣也宜其首  
及韓欠及燕趙  
次之而魏又次  
之相繼以及于  
亡也夫

穆文熙曰子順  
此家可以貧者  
可以德者亦戰  
國策士說客之  
諫君子之言豈  
不如以

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  
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  
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  
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煦然其相樂也  
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  
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師五萬擊之尅齊軍獲尸三萬趙王  
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口  
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宛一  
也歸尸興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

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志  
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  
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 執節

凌稚隆曰趙王  
之喜獻雀可為  
迷罔好名者之  
戒今世之人多  
有數此者

大隅曰委巷鄙  
事非先王之法  
詞戾而義正至

于非吉祥之說  
蓋取類假象術  
數之傳非正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日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  
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王且放之示有生也子順  
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  
謂不令荅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  
下人非所得剖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賜  
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

何悅哉

崇坤曰天之欲  
亡人固必先示  
之災異妖孽雨  
谷之士非虛傳  
也皆是妖怪之  
事人君失道所  
致故天降之以  
儆戒君心使之  
知所恐懼耳

魏王謂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加穀周  
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放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  
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  
大教民種加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加穀猶之所謂稷降播  
種農殖加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  
謂天祥也

答問

錢福曰申韓之  
術惑世誣民最  
是當時宗之者  
又生為附會標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  
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辨士

將以飾其說若  
武臣是已  
茅坤曰申韓之  
術一時行之非  
不可見之效然  
其弊又至刻覈  
太甚至于凌遲  
大壞也辟如毒  
藥治病人固少  
愈而毒藥之害  
又醞釀矣嗚呼  
勸善之効不足  
尚也  
倪思曰此說較  
識破好士誣聖  
之徒寫不肺腑  
之態无一字不  
妥貼

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  
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過姦勸善韓氏  
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  
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  
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  
者必以淵深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  
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賡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  
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

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智氏趙襄子之  
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曰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

真德秀曰據經  
援証真誣昭然

稷文熙曰黷武之毀聖詞涉傷正而理固不遺言若有敷而羨只垂戒初李融等不但可以办獸和說又足以媿助詞藻

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巳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智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邪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濶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下謝之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連叢子下

援推密曰施不在豐期于救活以施予之道李彦年方九歲而主明理若以蓋天植其性者洪匠曰今人有齊貧而味其饑急不知與不期多寡在于当厄若决河水以救牛跬之魚是貪而繼富者君子之乏烏用此乎

言祖謙曰斷案極當律律相同

崔駟學於太學而糧乏鄧徽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徽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賦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乎答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至則於崔生為贏邪豈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决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反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

王世貞曰大抵大夫欲廣利文  
李欲故化互相  
办詰積成一書  
今探其尤馴雅  
者以著于刻

母等欲以養督之也昔文善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  
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以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姜是  
子且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者也梁相  
其人然姜氏至限於姜主或贏小喪姜主而不為也且公之  
姜季子曰公歸卻首主若公新以周其無母之患也必於許  
日高與未至海於豐之無父又至平谷曰家也則其人當  
之當出也父之歸也亦幸而實公後則之言則當與美於來休  
其父命封其謝曰夫言不丑父也公當與不丑豐俱於  
其國學於大學而戰之禮滿也必廟焉而未果季子平公始

本議

桓子

王世貞曰大抵  
大夫欲廣利文  
李欲故化互相  
办詰積成一書  
今探其尤馴雅  
者以著于刻

惟始元六年何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  
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直道之端抑  
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  
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故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  
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  
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頭羅鹽鐵酒  
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  
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  
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

州之民養于八  
百國之君而財  
足後世以九州  
之民自奉而財  
盡力竭鹽鐵酒  
權之輪起焉其  
利始於作備者  
之罪也  
施仁曰意在倫  
句效故鹽鐵不  
可置不知文帝

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

亦去行軍細柳  
霸上棘門以備  
胡羊奚首天下  
田租之半何也  
蓋人主好窮兵  
黷武土木繁興  
雖竭天下之力  
不足以厭其無  
窮之腹者豈鐵  
之稅立通以哉

焦竑曰大夫之  
言則是而其旨  
則非均輸以足  
民財則法之可  
行均輸以稅民  
利則法之可行  
者

揚維節曰開市  
之法本不可廢  
然行之不得其  
人反去為害後  
世通有無之法  
徒稅民利失先  
王之吉美文李  
之論亦有激之  
言耳

丘濬曰鋪張文  
飾以什均輸平  
準之法言華羅  
可听所謂言利  
之臣開利孔以  
後主心而王不  
之竟者何足怪  
耶

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權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  
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之寇備之用使備塞乘城  
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  
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利而民不  
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  
南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紵紵養生送死  
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  
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溪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  
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載仰  
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

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  
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滿厄山海不能贍裕於是  
庾卒屋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是貪鄙之俗而  
淳至誠之風也挑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狃為非也况上之為  
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  
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  
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  
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統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  
以縣官不失實商賈所以質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  
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瞿景淳曰文學之論古先王制法之初意而駁均輸平準之法又極痛切時弊文字其昏乎

董份曰文學大意只是調均輸之法斷不可行農民重若女工再稅馬氏間刺心刻骨之苦如畫而文字簡白辨切

為民罪梯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斯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擇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利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練，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貨，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百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

邵注曰大夫之意只以富國一字均輸可行則行之以御輕重而後諸侯外國可誘則誘之以鈞胡虜而實中國文法顛倒錯綜長短間雜有不齊之齊不整之整

洪迈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大夫之論雖駁而鋪張利便如蜀錦隨珠炫耀眼目

倪思曰文學以办得歲規之体

大夫曰：賢聖治家，一欲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後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鈞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馳，銜尾入塞，驛驂駝馬，盡為我畜，鼯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為，故君子耕稼田

分別利害條陳  
本未後世之歲  
銘而多慈之主  
當為龜鑑者非  
徒文詞之華藻  
爛人耳目已也

黃震曰上好珍  
怪則保服一段  
歸結君身上去  
未及教以理民  
不及均輸不及  
通商自有富國  
之道萬代之格  
言

錢福曰今時利  
救不在以此大

夫以富在勢居  
見亦左矣  
凌約曰富人天  
區四通五達之  
地勢居之說此  
高買逐利者之  
壟斷耳言利者  
多藉口詭辭之  
地至使植貨之  
人終口出首  
實之村下及雞  
豚昔者利孔之  
害可勝言耶

呂祖謙曰即楚  
趙之民寡富應  
上富不在勢居  
其實風俗侈靡  
之區富者少而  
貧者多亦勢所  
又至也

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註。工則飾偽。內懷闖關而心不恠。是以薄  
夫欺而故夫薄。昔祭文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薄游  
而女樂終廢。其國今羸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龜龜旃罽。不益  
錦綉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  
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  
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  
貨財外克。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  
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通行

大夫曰燕之涿。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

之宛。立節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邾有  
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屋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  
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在術數不在身勞。和在勢居不  
在力耕也。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  
之金。右蜀漢之財。伐木而樹穀。播業而播粟。火畊而水耨。地廣  
而饒材。然後器器作。齋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謠鼓琴  
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越中山帶大河。纂而通神。衢當天下之蹊。  
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  
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越之民。均貧而寡富。  
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措。不

凌稚隆曰通貨財以均有无後古已然大夫歷陳不通工交入之弊言雖是而意則出于富國乃言利之徒耳不可以其詞語之办而信之

穆文熙曰商又交入以質有亦足財之一端但不当用橫征暴斂之法

姚寬曰世俗坏

而競淫靡致山海之奇珍怪異以為通貨竭遠方之奇技淫巧以眩中國費財村民國家破其村敗也其始淫靡之一念與

施仁曰文孝此篇問答詞理俱勝万世不入之確論矣独惜大夫以刀給口禁之人忌意俾紙亦去以非為是其乱黑白者是

在勢居街衢富在恤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以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者也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菜黃之昭不可勝食而卸魯周韓黎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剪衣布褐飯土斲鑄金為鉏墾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織

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棧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徒巧淫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貨死無轉尸也

非鞅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戰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

非之魁者與

胡時化曰利不  
逆天素數句如  
烈日秋霜不  
可犯誰主伏開  
心唇吻以伸其  
詞說耶

即室曰天地之  
財上有此數不  
在官則在民未  
有兩利而俱存  
者李梅實多之  
喻援造化之感  
衰以為証的確  
之論即軼子不  
察不畜之意一  
徹  
重份曰文學此  
論灼見致亂之

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  
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益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  
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以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  
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  
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于人事乎  
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  
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  
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積而然蓄地廣  
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河西而人不苦也今商

本偶由商鞅  
其文理貫通

許多問答周詳  
明亦令人沉痾  
錮疾消什

王鑿曰大夫以  
鞅法之善特繼  
之者非其人故  
亡也

注世貞曰蘇子  
云秦之失道有  
自來也自商鞅  
設法以誅死為  
輕典以三夷力  
常法又竭山海  
之利以刻削民

鞅之策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  
母號哭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  
國以富強其後卒併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  
道不行諸侯叛地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  
者使人續其聲善述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  
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  
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  
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兆伊尹也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  
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泣  
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

四三

二十九子曰  
乃雖無李斯之  
討秦亦及至于  
亡然則秦之亡  
不在沛公入關  
之時已在商鞅  
變法之初矣

汪道坤曰說者  
謂富強之術可  
以足國則夏商  
周享國千餘歲  
而秦以二世亡  
何耶可見三代  
之君有道之長  
而秦無道之暴  
矣

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粟不知所措手足  
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  
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  
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亡道也狐刺  
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柶登土之基雖良相不能成其高辟  
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  
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其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  
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  
當世之權為奉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楚趙陵  
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

吳高曰文季言  
鞅適以亡身足  
以破大夫不決  
之疑而更富強  
之膽矣

茅贊曰鞅之術  
足以亡秦滅身  
雖無文季之言  
天下其誰能晦  
之

王偉曰功術富  
強之術入人也  
深故滅亡之禍  
亦酷

余有丁曰大夫  
訖切文季如功  
嫉能詞也賄不

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滷也故舉而有利動  
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廢弛而歸之民未覩  
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  
里非無功也威振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  
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  
社稷以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  
敗此所謂戀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  
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終必泣血以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  
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鬪葺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  
原于項襄公伯察想子路于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

合理乃不入耳之言

茅坤曰文季以道蒙律君子所聖王之大体

錢福曰猶焉商君慘刻之罪觸目痛心假令鞅可復起亦伏誅無恨矣

直德秀曰引此數人以明商鞅

年而相之華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掩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嫉其能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而以虐戾為俗欺舊交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于百姓無信于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惟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忘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

之枉死亂黑白之見而不自知者其直起于富國貪心所使矣

穆文熙曰文季言鞅自取殺亡何枉之有鞅為法之弊以質之當為商鞅一篇

王世貞曰死一也此于子齊之忠商君之罪所以致使者不同耳

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負相闔閭以霸夫若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厲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鳴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懽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禮廢于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恣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嘆曰嗟夫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

為天下笑非人殺之也

刺復

姓寬曰大夫以文事不達世務力肆詆訛口力之凌妬去嫉去之尤者  
施仁曰文事之士世所最急彼不達世務者亦其其所事耳曷可以文事當之  
胡時化曰訛切文事詞古意刻弄奇開妍不執于

大夫為色矜而心不悛曰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後旁議者與當  
司者異憂方今為天下憂勞即國諸侯並臻中外未洽心憧  
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  
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于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  
辭大道忠觀文學若侯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  
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執之術馳意  
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注而申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  
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那何賢士之難覩也自

和室曰法度執規矩音律一定不改循法守日亦可以為治也訊大夫不守日法

董份曰求治愈煩為法愈亂法者何以更張為而後子弟循輕奔祖宗之旧法以律其宜強之術者謬也

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觀選舉之士擢升贊憲  
甚顯然未見絕倫而為縣官與帶立功也文學曰輪子之制材  
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  
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六  
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  
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  
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是故治大者不可以煩、則亂治小  
者不可以急、則廢春秋日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  
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  
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又在官百僚師、百

瞿曼亭曰訊大夫不肯薦其才得則官先和官无和則庶職理帝之身王之與伯治功雖異而荐其為臣異世而道同也

揚維禎曰蔽其之材何代無之人臣不知進退而欲國家之治是塞耳而听清也掩目而視青黃也及不可哉矣

蘇濟曰衆其進者治之表衆其

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乱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煩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後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後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

收者亂之機也國之要莫先于進賢文李訓利當世在位者如感文子椒激切憤烈之詞

姚寬曰御史訊賢才無益于用李公孫弘詩以天之恩守弘曲李以阿世非文李之偽亞者

世道坤曰漢之文李惟董仲舒可以當之三策之詳武帝望舒少變其說以從所好而正詔明道之術不見用則弘直曲李之

鹿鳴之樂賢而行藏文子椒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嘗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嘆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據位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于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



徒曷可以文李  
明耶  
王備曰君者用  
人之表一正則  
影直表邪則影  
曲武帝以多欲  
之侈心肆其窮  
兵黷武之為權  
謀興利之徒紛  
紛四起幾于亡  
秦之續文李之  
士何由得見所  
長乎  
余有丁曰分屬  
武帝權譎言利  
之臣標棧其目  
極至切當太指  
公孫弘為文李  
亦徒知其文詞  
而未亦其曲  
者

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重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  
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  
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  
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礪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  
部優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  
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愔急之臣進  
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  
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  
眾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輕重

第甲曰御史言  
通山川之利是  
太公管仲之法  
不知是國之本  
在于務農富強  
但計之術非先  
王致治之理也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  
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蓄貨殖世為疆國  
管子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伯諸侯今  
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  
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  
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  
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  
仲專於桓子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  
隨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于公私故以權  
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

道在仁義足國  
之本在務農自  
古及今未有舍  
此而可以為理  
者哀公欲足國  
有若以徹法告  
之彼鑄山煮海  
以爭細民之利  
不惟病民實病  
國也

穆文熙曰御史以鹽鐵正所以均有無不足

麥稚隆曰開利之源在民務農

足國之經在君節用若御史之論名為均平矣

出接盜号為誅奸入以格猾皆重稅為不增賦

歛日強取為補諸貧民國家倘敗口可俟矣

呂相諷曰善理才者不加賦而用足善平民者不重其而民均

若欲指有餘以補不足是泯其源而清其源也

奸暴愈盛而貧之日無聊矣

計策國用博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

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

激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

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徧瀨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

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

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

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大夫各運籌

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官贖罪損有餘

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車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

益之事賢者所觀非眾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

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

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夫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脈血氣之分

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

富貧者愈貧美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

扁鵲之用鐵石故眾人未得其職也

地廣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

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波而獨

計此斯亦好諫矣緣邊之民處灾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

無誅曰古者天子而道守任回

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

夷維也塞不為  
患後世匈奴數  
國不待恬臥故  
有也民之責矣  
必取之塩鐵而  
後足是塩之外  
將无策耶

施仁曰古者天  
子諸侯各保其  
國不及不食之  
地而民供則也  
豐之十給者微  
功生事之罪也

姚寬曰内治修  
而後遠入服未  
有四海虛耗百  
姓騷動而開邊  
啓勞為馭夷徒

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  
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灾弭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  
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  
子之國立於天下之中縣内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  
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  
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  
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  
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  
姓内足然後恤外故群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  
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于禁苛暴止擅賦力

安中國之上策

許庭元曰湯武  
之伐暴當王之  
中興非豎武略  
愛也宣王時傳  
伐無死至于太  
原年將出師德  
之而已漢之開  
史乃秦始皇却  
匈奴築長城之  
怨耳方之先上  
課矣

董份曰武帝以  
太子仁孝可為  
守成之主故開  
拓地坊以逸遺  
之失策之甚者  
大夫乃以漢之  
開力所以安百

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  
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曰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與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  
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姓也故無功  
之師君子不往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  
之難一而而制敵匈奴遁逃因山河以為防故去砂石鹹鹵不  
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  
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以觀之聖主之用心非務廣地以勞  
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  
踰蒙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初方以西長安

姓此日惑于也  
覺而不悟也

王世貞曰漢時  
稱天子為縣官

以不敢指斥乘  
輿大夫曰以下  
識其與酸不達  
世務世之許言  
言事者多類  
以

胡時化曰此後  
不復力其開也  
言利之失只明  
儒者與酸無損  
于實見貧賤不  
為害

焦竑曰此公滿  
腹錦繡其微言

緒論迄今猶令  
人借之以為口  
實蓋明理達見  
之士特惜其孝  
之不售于用耳

楊維禎曰一篇  
明理稱性之談  
非辦論工而詞  
華勝者宜大夫  
之語以塞也

穆文熙曰見公  
卿大夫互相積  
財以瘠其民百  
姓雁手流離之  
苦臣儒亦無以  
自完上儒者  
曾益之刺

以北新即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  
南夷之塗巴蜀弊于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於  
甌駱左將軍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因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  
用府庫之藏流于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  
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過計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  
非為斯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  
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  
譽訾議以要名采善于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  
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  
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

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  
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笑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  
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  
財不苟見利反羨不羨而富無名而貴君子不為也故曾參閔  
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  
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處約樂  
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  
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德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  
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儒冠也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論功

凌雅隆曰大夫以匈奴借真而易攻所以妄啓也蒙夫夷狄之患變古已繁強則侵拉弱則遠遁曰秋霜而振落葉大夫之言何容入耶

呂祖謙曰文章以匈奴无文飾而難攻所以彈大夫生士遠東之心非為異類立赤熾也讀者當會其意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羨法下無文理君臣媿易上下無理織柳為室海席為蓋素狐骨鑿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羨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羨伐不羨若因秋霜而震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狐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禕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功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

凌約曰禦戎之道在事文治修武備以法制之而已蓋戎狄之性如虎狼豺貉與斯人異類去使之媚人者順也秦皇漢武乃逞侈心以窮人欲豈安也德戎之上策耶

黃震曰秦之亡固不專于開邊一事然長城築怨百姓騷動故其亡如此之促至引武帝征不義潤飾鋪張之詞耳豈不入之通論耶

人<sub>一</sub>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媿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羨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運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sub>上</sub>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羨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羨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

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五二

茅坤曰此文李  
身大夫問答援  
古証今訓刺開  
邊生事之失詞  
雖煩而不乱且  
句法蒼勁可為  
法

余有丁曰此言  
勝敗无常見兵  
難必勝而危亡  
成敗之机呼吸  
入形可為用兵  
生事者之戒

吳鼎曰引三世  
德衰為文武不  
為后嗣之計失  
旨甚矣周家八

百年之基固自  
文武至于嗣王  
失取亦堯之舟  
朱舜之商均堯  
舜無如之何者  
宣王恭默中興  
不可驟卒之休  
藉昭王為口實  
耶

王守仁曰宣父  
云無敵國外患  
者國桓士山游  
論伐是之卒亦  
曰自非聖人外  
等之必有內憂  
欲什三以為外  
俱即此旨矣

其謂匈奴難苗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  
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  
聖王不兵加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  
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  
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童  
耶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  
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  
堯舜之智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  
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  
為氣因時而竹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為

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因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  
敗於茅戎今西南諸侯楚莊王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  
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  
一州強倨傲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  
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七國之  
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  
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北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  
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亡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  
為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先望夷子嬰係頸降楚  
曾不得七王之倪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固未亡也何以明

二十一  
五十二

凌約口賈生云  
仁家不絕而攻  
守之勢異以統  
九竟雋永

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  
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邠聖人得志  
而驕不佚者未之有也

九卷終

勝敗不常見  
唯又勝而九  
也敗之也  
高祖王以  
不國樂平  
巨王恭禮中  
寶無吹之可  
其戰之南內  
夫遠亦表之  
文廷至干  
百非之基固自

之患必最重武師軍封雖平之兵不血兵洵為樂官也  
亦出而戰也始自前夫夫武帝世世要恐亦莫問之  
也樹到戰中國自之盛王盡至善無世于天下之大各  
也我蒙知全西南諸制焚却王之對陳魏之王燕之子  
為其國王南珙或而不受大由因廢而刻下重貴而咬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叅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內品

鬼谷子 全

王維禎曰此鋪  
張鬼谷之文出  
于諸人之表蓋  
戰國之士離合  
揣摩文章之詞  
已極而闔關  
張陰謀私詭性  
鬼谷子世之不  
可以戰國策士  
之文比也

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聘乎用其  
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  
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詞譚蓋出於  
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絕也  
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關翕張之外神而明之蓋至於自放

王慎中曰極深  
研究易理神矣  
而鬼谷子洪守  
之闡闢之外此  
是織緯術數之  
法末易言也

錢福曰人動我  
靜四句口氣却  
似有道者平未  
斷為鬼谷之言  
也

陳后山曰深于  
術數開口自與  
人別

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  
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代  
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于縱橫家。  
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  
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  
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  
凡此之類。其為詞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首  
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贖者。不亦幾乎。高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  
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

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舟州山人曰。鬼谷子讀者。疑其偽。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室所  
以裨闔張翁之概。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  
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  
者。莫外焉。漢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儂秦又老氏  
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待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  
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詎而為儂秦。儂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悖  
而為梁角。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居鬼谷。不著名氏。  
嘗有書。儂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

楊道實曰。論以  
以序原鬼谷子  
老氏而其寔反  
皆之如李斯事  
苟卿明王者述  
禮樂。李斯以其  
李亂天下。末云  
鬼谷子嘗有書  
書儂秦。夫既教  
之矣。又何責焉  
一句。斷案甚確  
使鬼谷可起當  
伏其辜

押闔第一  
押音擺開也。松  
也。排而振之也。



虞集曰從上古  
聖人叙來天地  
之理不外陰陽  
究之千變萬化  
百物萬類之終  
始只是陰陽之  
理聖人先知先  
竟不過明此教  
人以為衆生之  
先而已後人奉  
事剛柔開閉也  
張之用皆不能  
外也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  
命物知存亡之門闔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  
朕焉而守司其門闔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  
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  
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裨乃可闔乃可進乃  
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震隨其考  
慾以見其志意微挑其所言而裨反之以求其實責得其旨闔  
而裨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  
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

馮叔子曰律闔  
一篇皆是為說  
士立個話頭蘇  
子之倪仰慶弟  
變說匿情以據  
繳乘危却是阻  
此

楊道賓曰凡刑  
名將說諸家立  
說必牽扯聖人  
以駭世愚俗諸  
子書大率類如  
此  
林希元曰天地  
之道應前首段  
聖人之現陰陽  
不過因天地自  
然之理而已自  
古至今其道一  
也

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裨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  
貴微而與道相追裨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  
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  
人因而自為之慮故裨者或裨而出之或裨而內之闔者或闔  
而取之或闔而去之裨闔者天地之道裨闔者以變動陰陽四  
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裨闔者道之  
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  
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闔之以裨闔制之  
以出入裨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  
和終始其羨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

黃鳳翔曰此說人身上心口志意說起見合得于陰陽詞若依理意多謬妄

卸守益曰文字不直叙其事種入此一設而微緩其詞播置錯綜此作文之素法

錢福曰說者得其微時无所不可當時將說之徒有一言悟意立談而取卿相者分明是得樞關之道也

陳后山曰此段是一骨頭曰口立說必有所本乃作文活法

羅大經曰人情最深谿谷不足以喻其險川澤不足以喻其變然象事此詞以求之未有不瞭然灼照者鬼谷子反應之言蓋如此

樓昉曰探索幽取以得人實而文字着句困意當日有許多苦

欲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擇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入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说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樞關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蓋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復以驗來反以知古復以知今反以知彼復以知已靜動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復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鈞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且綱而取枝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鈞人之綱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已反性彼復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繫之反之復之萬

心在

馮叔吉曰此篇  
體格錯落散置  
意思流下  
而臨一應如奕  
棋布列錯放擇  
播自然不亂以  
文體之最難  
詰也

揚道實曰韓子  
說難篇大約與  
此同旨而韓子  
詞意俱勝此則  
骨而少肉耳

林希元曰君子  
之得人情以理  
此以阴阳變象  
探索諸子之書  
所以駁也不然

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及聽者。乃變鬼神  
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定其不  
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歛。欲高  
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  
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為知。同異。得  
其情。詎也。動作言嘿。與以出入。喜怒由以見其武。皆以先定  
為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已欲平靜。以聽其辭。  
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撰人而居其內。  
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射  
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此目之魚。見形也。魚也。

持言之論多合  
人情。胡擯之於  
吾道之外耶

袁了凡曰。意頗  
幻冥。而文字不  
甚純正。現者取  
節焉可也。

王維禎曰。日進  
前而不御。遙聞  
聲而相思。劉勰  
文心雕龍有此  
語。

錢福曰。君臣上  
下遇合之机理  
最微妙。不得其  
術。將求親而愈

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  
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  
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  
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  
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捷第三

莊子內捷外捷。開也。閉也。門  
限之木。亦曰捷。又戶。鑰。牡曰捷。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  
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  
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  
出。欲親則親。欲疎則疎。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

疎欲近而反遠  
探情開說豈易  
道引

陳后山曰歷  
歷上說得十分  
痛切不見其類  
而說之一段方  
發出所以然如  
根源在此

羅大經曰此是  
一篇冒頭開口  
不如此便直突  
了

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問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遂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以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必先知而捷萬物也。

抵巇第四 巇音僖巇山險也間隙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者。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巇也。

閱如霖曰事起  
必有朕其始之  
微如一隙之可  
抵而塞也。細微  
不謹至干不可  
為力唯矣

馮叔吉曰上秋  
毫太山用米恰  
妙自古國家上  
崩之解禍如江  
山其始不過一  
隙之微使能抵  
之於蚤識其細  
微而面之又何  
危之有

林希元曰戰國  
之諸侯地醜德  
齊莫能相尚就  
其抵者不過少  
知審法自強而

巇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諛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誑偽者位。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罅。不可

已不足道也

袁了凡曰時之一字用亦不偶

不察也。察之以裨闔。能用以道。聖人也。聖人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飛箝第五

箝劫束也。鎖頭也。箝也。箝音攝。箝也。

桑重第曰。此篇大略。九制事必先度量之。亦是採取鈎索之法。文字錯落可喜。

王維禎曰。飛箝之術。就言語上。體認更為迫切。詞氣亦甚漂灑。

九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鈎箝之辭。飛而箝之。鈎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鈎之。

陣后山曰。用之。于天下一段。大開兔思。而裨闔。處鑿。有據。

或伺候見。矚而箝之。其事用抵。巖將欲用之。于天下。必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咀儉難易。人民貨財。多以諸侯之交。訛親。訛疎。訛愛。訛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鈎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

羅大經曰。此下又為一段。寫米若斷若續。卒無斷續之迹。

智能。權才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非箝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詞。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復。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野芬曰。中間枝葉。雖多。挽是陰陽。開闔之術。作事立說。皆本諸此。

可引而反。可引而復。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九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

樓昉曰。元作事。有忤有合。聖人

之制事也先審時度勢凡所為適與事會故曰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率意恣情視天下事無不可行者裁一毫手便有掛礙始似合而卒不可行故曰眾人先合而後忤忤合二字總是審慮計定行之以飛箝之術

傳夏書曰引占人為証而詞涉傷雅

楊道實曰伊尹呂望事實雖真却以飛箝目之

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皆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來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以知天

是把古人說低了

袁了凡曰凡人制事自當如此飛過計也

葉重第曰此篇之術凡事皆可通行就用兵論左為雖論孫子審勢篇多與此暗合

王慎中曰此段如密岳層峰奇

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與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智睿量長短遠近訛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分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眾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說利害謀慮說長短君臣之親疎說賢說不賢與賓客之知睿說少說多觀天時之禍福說吉說凶

怪坤嶽有萬伏之勢

孫熒曰意屬若心而文實平易此是易人所難知

申時竹曰揣情二字亦是前篇之意無人推原反此亦是縱橫家說出然曲盡人情之妙

胡時北曰眉山蘇氏權勢十篇中多與此合皆祖此說故蘇氏之孝君子其不執于正

羅大經曰一結反得此

錢福曰開口便說出正意此段是頭腦下方轉折變換文勢又是一机

陳后山曰揣情以探測人情如探囊取物一一符應

淺坊曰設餌海魚之喻尤直

諸侯之親信。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于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

至此最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螭飛蠕動。無不利。害可以生事。矣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章。而後論之。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竅。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知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

二十九  
閱如霖曰陰陽之說只是神机陰職不可比方不可測度條陳曲折痛切詳盡如繫風捕影令人頭眩無從

陳后山曰此詳摩之術下段復明其義歸宗條陳折有力妙甚

楊道賓曰說彼衆人之無成功見摩非聖人不祇用真不易之論也

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利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諛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于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于必成此三者摩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必聽故

卸寄益曰火性燥故就燥水性溫其性合也事成必合於數說所必合於情亦是此理二喻極佳

物埽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類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第九

表宗道曰此說屬意匠心確有識見非漫然下筆者

王維禎曰自是

一種奇偉雄博

難以盡述筆不

盡評須以已之精神相貫乃可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均幾也佞言者諂而不忠諛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決而于勇威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

所在

卷之九

卷之九

九



高似孫曰口耳一段父勢曲折之妙超脫不凡

黃道開曰以詩関鍵須自開悟全靠人點人引不滑

虞集曰文勢排用疊下如長江大河注之不住至介蟲之桿也數句又轉為波流深迴倫極妙

閔如霖曰五言之害自是實理愈深愈緒机辨不窮

馮叔吉曰讀此改以人情按之無一不真果是筆頂上畫出于形萬象

林希元曰戰國策士朝叩秦關暮遊燕壁其探机同情據慨談說人主之前或布衣而御相或郊迎而先驅其所以開說者分明有權在也

黃鳳翔曰結知者身上去立意便高權微非知者不能用也

决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闕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翔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其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

而談者知用其短也故曰辭言有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宜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以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以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知貴明辭貴奇

謀篇第十

袁宗道曰三儀之是法篇中主意看鬼谷子十篇議論大略俱是揣摩探索神劑陰謀之語須以意細玩之方能悟其機關葉重第曰司南車一段立个意思以起議論文之絕佳者

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踈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踈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踈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益其分也。故變生于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

王慎中曰墻壞二句引來有天然透巧以下伏正說一番文氣更足

陳后山曰以段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把絕樣人來相形極為透徹當為古今名言

虞集曰以正詳其術看他連下數個因字又机其法動

羅大經曰計謀一段机関深八一截

樓昉曰此段却是韓非說難發

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十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貧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踈者。說內。內親而外踈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踈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

二十一 卷之十 謀篇第十 十一

論出所未有之議

表宗道曰一篇  
俱處變換隨段  
生意權術密音  
之談淺深詳略  
無不畢備然具  
関机闊張怪  
奇似不可與  
莊語讀者取即  
焉可也

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  
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  
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美之又不可惡故至情括焉可  
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  
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智用於衆人之  
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  
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  
也中正而已矣

始計第一

孫武子

老蘇云孫吳之簡切十三篇中具  
見之故做模之為權書一句一義

錢福曰此篇先  
論兵家之大凡  
後乃次其事詳  
之

馬理曰天者順  
天行誅因陰陽  
四時之制以兵  
家之正理

陳后山曰孫子  
之文有精華有  
關節有眼骨有  
次置有餘波照  
應起伏分段難  
以具述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  
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  
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處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  
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  
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根  
路也主用者  
主軍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  
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  
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是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

林希元曰將所  
吾計言則勝者  
先選將祖問  
魏大將曰不能  
當韜信問騎將  
曰不能當與噲  
問步將曰不能  
當灌嬰選將之  
法三軍司命所  
係國家安危所  
關也  
呂補曰唐美者  
得美于廟堂之  
上也後有霸戰  
廟勝淮南管轄  
皆本此

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  
以佐其外常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  
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襲安  
色陳舟於臨晉  
而度于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敵若實  
須備之強而避之避其  
所長  
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美多也未戰  
而廟筭不勝者得美少也多筭勝必筭不勝而決于無筭乎吾  
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勢者因其所利而制權變之道者也如  
韓信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  
我之所利也乃敢遂下井陘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又選一  
千人人持一赤幟華山而皇趙軍戒曰若趙空壁逐我則疾

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明日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  
口以因利制權之事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趙奢救關與領兵去即卽三十里而止令  
中軍曰有以軍事者死堅壁留二十八日

不行伏益增壘秦間使來入趙奢善食遣之間使還報秦將  
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

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關離城五  
十里而軍發萬人拒北山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關與而還

用而示之不用呂蒙詐稱病孫權露檄取迴以陸遜代之陰  
遣蒙高羽秦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為將者

斬因敗趙括段紀明欲擊鮮卑而詐為召還是也段頻字紀  
明武威姑臧人初奉孝燕為憲陵園丞遷遼東屬國都尉鮮

卑化塞頻擊之悉賊驚去乃詐稱璽書召還頻潛於還路設  
伏悉斬獲之桓帝時人後封新豐侯

近而示之遠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勾卒相去五里夜  
淨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乃潛涉水當中軍

袞破吳兵又如岑彭申令西擊而潛兵渡沔擊破秦豐南郡人據黎丘

號楚  
黎王

遠而示之近欲遠矣敵必示以近進之形如韓信盛兵臨晉陳舟為必渡之勢魏豹遣兵拒之信從夏口以

木罌渡河

利而誘之李牧以利引胡人入境因大破其眾楚人以採樵者誘絞人設伏兵以敗之

亂而取之謝玄與苻堅夾肥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秦軍因退而亂玄遂進兵大破之馮異與赤眉戰

使軍背朱其眉以相亂遂破赤眉兵

強而避之敵入兵敵盛強且以避之如王霸開城休士避周建蘇茂之鋒周亞夫謂楚兵剽悍難與爭鋒堅壁

拒守待其飢疲出兵擊之

怒而撓之敵將剛忿則辱之令怒使其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故可掩而擊之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

或曰忿速可侮

卑而驕之如曹瑗以千里馬開氏與東胡志驕不為之備又求地于冒頓冒頓怒矣而滅之越子率軍

吳列士皆有賂子胥以為秦吳後果為所滅唐公李淵以素與李密卑辭推獎李密果驕而取敗

佚而勞之敵入本供當設計勞之如吳三軍迭出而楚疲於奔命田豐說袁紹外結英雄內修耕戰然後簡其

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彼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操疲於奔命人不安業之類

親而離之敵入上下相親當設計以離其心如項羽使至陳平以太牢具進及見使者則佯曰吾以為亞父使

今乃項王使也更以惡草具進使者歸告項羽由是不所范增之計秦應侯使人問趙王曰燕將軍為人易與且降矣

今使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於是趙退廉頗而用括秦晉合與伐鄭遣使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于晉於鄭

於秦無益也不如舍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於是悟而退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乘敵人之無備攻而取之出敵人之不意乘而破之呂蒙因關羽撤兵而取

南郡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出蜀不意而襲之

作戰第二

盧集曰歷叙行師之費日至于金爵賞德在外

黃鳳翔曰久暴師鈍兵挫銳以師曠日淹久雖銳亦鈍也故敵人窺而來挫之

稍遠曰篇中屢言久役之害也周宣王時有平新父而怨者蓋司馬之不知兵也

倫以訓曰役不百糧口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貴賣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立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拾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東羅馬甲。冒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

國發與糧不三載言始用糧後因食于敵善用與者莫不如此也

錢穀曰求句應前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苾杆音起一石當吾二十石。苾豆借也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立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攻城則力屈。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于困。屈若祿山之亂。尹子奇令狐潮等攻睢陽。久而不下。張巡許遠設奇殺賊。甚至後唯城陷而子奇令狐之力也。困矣。諸侯乘其弊而起。若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齊。晉盟于黃池。久而不歸。越乘其弊。襲而滅之。當時唯

有智謀之士。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國家困于師旅者。必其糧之遠輸也。糧既遠輸。

則百姓貧乏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國無三年之積粟行六百里則國無四年之積粟行七百里則國無五年之積粟行八百里則國無六年之積粟行九百里則國無七年之積粟行千里則國無八年之積粟行千一百里則國無九年之積粟行千二百里則國無十年之積粟行千三百里則國無十一年之積粟行千四百里則國無十二年之積粟行千五百里則國無十三年之積粟行千六百里則國無十四年之積粟行千七百里則國無十五年之積粟行千八百里則國無十六年之積粟行千九百里則國無十七年之積粟行千一百里則國無十八年之積粟行千二百里則國無十九年之積粟行千三百里則國無二十年之積粟行千四百里則國無二十一年之積粟行千五百里則國無二十二年之積粟行千六百里則國無二十三年之積粟行千七百里則國無二十四年之積粟行千八百里則國無二十五年之積粟行千九百里則國無二十六年之積粟行千一百里則國無二十七年之積粟行千二百里則國無二十八年之積粟行千三百里則國無二十九年之積粟行千四百里則國無三十年之積粟行千五百里則國無三十一年之積粟行千六百里則國無三十二年之積粟行千七百里則國無三十三年之積粟行千八百里則國無三十四年之積粟行千九百里則國無三十五年之積粟行千一百里則國無三十六年之積粟行千二百里則國無三十七年之積粟行千三百里則國無三十八年之積粟行千四百里則國無三十九年之積粟行千五百里則國無四十年之積粟行千六百里則國無四十一年之積粟行千七百里則國無四十二年之積粟行千八百里則國無四十三年之積粟行千九百里則國無四十四年之積粟行千一百里則國無四十五年之積粟行千二百里則國無四十六年之積粟行千三百里則國無四十七年之積粟行千四百里則國無四十八年之積粟行千五百里則國無四十九年之積粟行千六百里則國無五十年之積粟行千七百里則國無五十一年之積粟行千八百里則國無五十二年之積粟行千九百里則國無五十三年之積粟行千一百里則國無五十四年之積粟行千二百里則國無五十五年之積粟行千三百里則國無五十六年之積粟行千四百里則國無五十七年之積粟行千五百里則國無五十八年之積粟行千六百里則國無五十九年之積粟行千七百里則國無六十年之積粟行千八百里則國無六十一年之積粟行千九百里則國無六十二年之積粟行千一百里則國無六十四年之積粟行千二百里則國無六十五年之積粟行千三百里則國無六十六年之積粟行千四百里則國無六十七年之積粟行千五百里則國無六十八年之積粟行千六百里則國無六十九年之積粟行千七百里則國無七十年之積粟行千八百里則國無七十一年之積粟行千九百里則國無七十二年之積粟行千一百里則國無七十四年之積粟行千二百里則國無七十五年之積粟行千三百里則國無七十六年之積粟行千四百里則國無七十七年之積粟行千五百里則國無七十八年之積粟行千六百里則國無七十九年之積粟行千七百里則國無八十年之積粟行千八百里則國無八十一年之積粟行千九百里則國無八十二年之積粟行千一百里則國無八十四年之積粟行千二百里則國無八十五年之積粟行千三百里則國無八十六年之積粟行千四百里則國無八十七年之積粟行千五百里則國無八十八年之積粟行千六百里則國無八十九年之積粟行千七百里則國無九十年之積粟行千八百里則國無九十一年之積粟行千九百里則國無九十二年之積粟行千一百里則國無九十四年之積粟行千二百里則國無九十五年之積粟行千三百里則國無九十六年之積粟行千四百里則國無九十七年之積粟行千五百里則國無九十八年之積粟行千六百里則國無九十九年之積粟行千七百里則國無一百年之積粟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百姓近于師旅者必

貪利而貴賣其物於遠來輸糧之人則財不得空竭矣百姓財竭則給于丘役供給之事丘役後者驗丘甸之數而供役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丘計十六井甸計六十四井也

故殺敵者怒也故軍士能殺敵者在我激而怒之也如田單守即墨令間使誑燕人使割齊之降卒又誑

使燕人掘城外塚墓於是即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後漢荆州刺史度尚侯軍士出獵密使人燒其珍積獵者還莫不泣涕尚因激之曰

上陽潘鴻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何足介意眾皆奮勇願戰遂破潘鴻趙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獲帑藏悉以饗士國家所欲惟上疆耳由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 謀攻第三

舒芬曰欲攻敵必先謀故曰謀攻全國謂與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卒國未服為上如曹彬下江南克城之日一不妄殺是也

葉重第曰兵法以十敵一則圍之以五敵一則三為正二為奇以二敵一則一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修治櫓轆轤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

勝其忿而據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據之緣牆必殺傷士卒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

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

為正一為奇若  
彼均敵則設  
奇制伏以戰若  
少之不若之則  
小不能當大或  
高聲堅壘成避  
匿可也若小敵  
愈堅而不思避  
必為大敵所擒  
此足上句也

何孟春曰三患  
皆說人君御將  
事從中制之害  
自古大君命將  
跪而推轂曰關  
以內寡人制之  
關次外將軍制  
之故將軍出師  
輿軍旅專行謀  
以能有成功若  
稟命申制機會

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  
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  
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從中制而不縻繫之  
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  
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  
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  
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  
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

坐夫鮮不敗矣

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用兵之法全人之國為上破人之國次之如文王伐崇因累而降及宋曹彬取

南唐元伯顏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劉取南燕曹翰取江州誅殺太甚以不能全人之國者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人之軍為上破人之軍次之如光武收銅馬鐵脛尤兼大鎗及赤眉之類皆

能全人之軍白起詐坑趙李項羽詐坑秦卒皆不能全人之軍也

其次伐交其次伐人之交威加于敵則其交不泐合張羨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請絕齊交兩何于黥布

座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遣蕭顯明請和于梁以疑侯景此皆伐交之道

距堙又三月而後已距堙者土山也積土為山以臨敵或或

入敵又大約三月而後能止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為將者以其日夕不勝其忿使士卒



蟻附攻之為城上敵人所殺三分去一而城堅終不能拔者  
與攻城之災也如後魏武帝攻宋臧質于盱眙使士卒分苗  
相代墜而復升死者屍  
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  
燕將聞之不戰而退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慕容恪築室及  
畊厥固圍壘終克段兗于廣固兵不血

刃是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謂乘勢如摧枯拉朽如漢沛公取秦晉  
平吳隋平陳宋太祖平蜀皆不用久也

十則圍之此言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者如此  
若王弱客疆不必十倍然後圍之也

五則攻之吾軍五倍于敵則可驚前攻後衝東擊西而攻取  
之若敵無外援矢竭糧盡不必五倍然後攻之也

少則能逃之我軍少於敵且暫處之同其隙而乘其弊然後  
襲而掩之此亦以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言

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我佚彼勞我飽彼飢雖少亦可與  
衆者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萬破苻

堅百萬宇文泰以一萬破  
高歡十萬何必逃也

不知軍之不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

是謂縻軍人君不知軍之不可以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軍  
之不可以後進而命之後進是謂縻繫其軍者也

謂人君不令大將自裁進退之道或遣使命以令決戰孫皓  
臨滅賈亮尚請班師甚者如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強未可

與戰玄宗強命之戰遂至于敗漢唐  
多以中宮為監軍其縻軍之患如此

知可以與戰不可與戰者勝吳起所謂有不十而與之戰者  
八有不戰而避之者六

識衆寡之用者勝識敵人之勢或當用衆或當用寡用衆者  
務易用寡者務隘又如秦王欲伐楚王剪

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是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能知彼之虛實而能知之已之  
勢力強弱與戰或一勝或一敗若

王猛臨終謂符堅曰晉雖解在一隅而正朔相承謝安桓冲  
皆江表常人未易圖也符堅不聽其言舉軍南伐曰吾士馬

百萬大江之險投鞭可濟遂有肥水之敗是不知彼之實而但知己之強也

### 軍形第四

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智名無勇功以謂軍形

樓訪曰兩軍之形我動則彼應自備固其守備以待敵之虛懈以兵家之要務也

申時竹曰韓信背水陣破趙李想靈夜擒吳元齊諸將多不能解所謂困兵之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必於人是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日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借勝勝已敗者

閔如誅曰以丈尺天安營布陣然後料量糧餉然後有多少之數然後稱較彼我之勝負

王維禎曰勝敗之常用兵之法當以五事稱量知敵之情

尉繚子曰無過于度量度為百十數為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陣隨地形而變是也

也敵人有已敗之形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勝善用兵者修直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稱生勝尉繚子曰無過于度量度為百十數為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陣隨地形而變是也

兵勢第五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許國曰首四句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部曲為分聞眾如聞寡形名

兵先出合戰為  
正後出為奇

馮叔吉曰以破  
投知是以至實  
擊至虛譬喻奇  
其

傳曰蓋曰出奇  
如置無不盡神  
而文字亦高出  
一頭地

顧萬臣曰亂生  
于治數可皆毀  
形匿情如楚王  
之毀軍納道以  
師遠成冒項之  
見弱欺漢使皆  
數十輩知以法  
者

高以孫曰以利  
誘敵人遠難具  
壘而以情說擊  
其空虛派時走  
為奇兵

張之象曰此篇  
論攻取必先形  
勢故以兵勢名  
末結如轉圓石  
於千仞之山者  
勢也應前有法

是也旌旗曰形  
金鼓曰名

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

之所加如以礮投如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

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火而更

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

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過奇

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故

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擴弩節如發机紛紛紜紜聞亂而

不可亂渾渾沌沌刑圓而不可敗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

強治亂數也以部分名數為  
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

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

求之於勢而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

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

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分謂偏裨率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  
之數各有統制而大將總其綱領故

治百萬之眾與治寡同也

韓信所以多多而益善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凡戰者以正兵合之以奇兵或左或  
右出其不意而勝之如鄧伯禦燕師

以三軍軍於前以

替軍襲其後是也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故善戰者其勢險勢險則難禦其  
節短節短則易勝如麴義破公孫

贊發伏于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奔

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象

八十一

八十一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渾渾沌沌圓之象也布陣形圓而敵不可敗者有形名也如八陣六

花之類隅落鈞連曲折相對擊尾首救擊尾首救豈可敗乎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故善戰者求之於兵

勢之必勝不責成于不才之人故能擇人之才者而任之以勢曹操使張遼李典樂進守合肥教之曰若孫權至張遼李典出戰樂進守權領兵十萬圍合肥典與遼將數不人同出果大敗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摧攻城不拔而退以擇人任勢之道也

### 虛實第六

康海曰通篇總一避實擊虛之意而所以敵為我擊則以先處戰地而佚敵變化其應若神也此文首尾喚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言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

虛較他篇更句句皆悉

錢福曰孫子十三篇中所論一句自為一義奇正相生須仔細分曉

陳后山曰句自一義歷觀前史用兵勝敗得失之形萬無一失也

野芬曰見敵之形則我專為一敵不能測我之形則分而為十以防我

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入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與所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

後曰敵不知  
我所出則必分  
兵以備我敵既  
分兵則吾所與  
接戰者寡矣然  
防我之則則在  
後者必少防後  
則兵在前者必  
以  
則如霖曰韓信  
伐趙先探知陳  
餘不用李左車  
之言乃敢引兵  
下井陘以作之  
而知動靜之理  
是也  
馬叔吉曰我因  
敵形而制勝故  
人不知此持兵  
勢最

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  
者也眾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  
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  
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  
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聞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  
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  
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  
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  
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王慎中曰以數  
句即前攻其所  
不守守其所不  
攻至于無聲無  
形者也至于以  
一篇主意乃露  
出

水因地而制深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  
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  
月有盈生

先處戰地

先據形勢之地而待敵之來則士馬閑佚而力有餘如趙奢先據北山以待秦兵之至段昭結陣以

待敵突之

至是也

後處戰地

如馬謖舍水上山不下儂城是也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致人則佚致于人則勞如耿弇多伐樹木楊言填塹以攻巨里

致張步之來而破之是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誘之也如季子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

是也



卷之二十一 孫子兵法 十三

能使敵人不待至者害之也能使敵人必不待至者害其所

而解卯 單是也

佚能勞之敵人本自暇佚我則設計而使之勞如隋同陳叔

獲之際言掩衮使其聚兵隋乃解甲於是陳人

病之是也

飽能饑之敵人本饒糧餉我則設計而能使之飢如周亞夫

絕吳楚糧道隋遣兵焚燒陳人房屋積聚李左車

欲遮絕韓信輜重曰起張二奇兵

以劫趙括使內陰相殺食者是也

安能動之敵人本自安固我則設計而使之動如司馬宣王

取遼東敵方阻水拒守宣王遂整陳直指襄聲言

搗其巢穴賊見兵出果來救之因縱擊大破其眾史駢敗薛

秦伯桃其裨將趙穿趙盾遂命三軍皆出與戰

出其不意掩其空虛攻其無備如周文帝使

將軍尉遲迥伐蜀迴以西蜀與中

國隔絕百有餘年時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選精甲銳

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

衝其心腹蜀人向風不守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行于空虛之地雖千里

者如鄧艾伐蜀自陰平行

無人之地七百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如漢耿弇令軍吏治攻具約五

日攻西安西安聞之日夜警守

-5 300 35 915" data-label="Text">

臨淄不為之備至期夜半奔勒諸軍蓐食趨臨淄出其不意

-45 300 5 915" data-label="Text">

一日拔之漢末朱雋擊黃中賊帥韓忠鳴鼓攻其西南賊眾

-85 300 45 915" data-label="Text">

悉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

-125 300 85 915" data-label="Text">

北乘城而入大破之韓忠乃乞降

-165 300 125 915" data-label="Text">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如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吳

-205 300 165 915" data-label="Text">

而吳兵果奔西北

-245 300 205 915" data-label="Text">

不得入遂亂遁走

-285 300 245 915" data-label="Text">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如司馬宣王計

-325 300 285 915" data-label="Text">

公孫文懿於遼

-365 300 325 915" data-label="Text">

東文懿阻水拒守宣王領兵直走襄平搗其巢穴文懿出兵

-405 300 365 915" data-label="Text">

擊之宣王三戰三捷秦伐晉史駢謂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

以待之士會請秦伯襲擊趙穿於  
是趙盾令三軍悉出與戰是也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

如曹操爭漢中蜀先主拒之時趙雲

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遇操軍且戰且却雲入營使大開偃旗息鼓曹公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由陽平使魏延等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宣王來攻之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即旗息鼓大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有伏引去是也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高祖討黥布問於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

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三沙以下計也帝曰布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鄴山之徒自致萬乘以此皆為身不顧其後必出下計西魏遣千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儵問曰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干城峻其捍禦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准于移動據守羅部是其下策儵曰定出何策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且擇儒而德

謀多疑少斯人難慮始皆恋邑居忌遷惡移當保羅部及用下策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能策人之得失者多矣姑記以二事以為法

佐之而知動靜之理

夫兩國相爭務知彼之動靜則我易為之勝若韓信欲破趙必先探知陳餘不

用李左車之言然後敢出井陘若不知彼之動靜不准不可以取勝又將自取其敗耳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以形示之則知敵所據之地必與生也謂形之以弱則敵必追形之以強則敵

必退如韓信破趙趙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能敗趙軍欲歸壁見漢赤旗遂亂遁走又如韓信以囊沙壅水與龍且戰佯敗走龍且悉兵之候其未渡決壅囊水大至楚軍分為二遂擊破之斬龍且此皆形之而彼處於死地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左傳曰左右角之謂張兩角從傍攻之也如蕭王以兵三千親犯尋

邑中軍知之有餘也謝玄遣劉牢之領兵五千趣洛間斬梁成知敵之不足

許國曰軍門為和門兩軍相對為交和是也

李奎曰後人發先人至是明于度數先知遠近之計軍爭之利在此神妙

錢穀曰百里爭地則非地故三將軍皆為擄者軍入魏地死甯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馬陵萬弩俱發魏軍大亂若道近而至者多故無亦敗

口補曰眾之耳目在吾鼓旗不亂靡鼓不衰竭則士氣奮而有兵敗戰此而鼓音不衰至於敵人疑而不敢迫鼓旗之係非未即也

軍爭第七

兩軍相對必爭爭者必以利而動利於我則我勝利於彼則彼勝彼不動不爭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合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眾爭為危舉兵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損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

張之象曰左傳無扞採樵者以誘之絞人爭獲採樵者而覆諸山下

顧鼎臣曰即前辭實擊虛之說治氣治心治力治變以四樣眼日分曉有休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眾廊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

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氣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立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



康海曰司馬法曰圍三而闕一也面所以示有路也

邊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交和而舍

軍門為和門者言和于國和于軍和于陣和于戰然後可決勝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

如趙奢救閑與去國二十里而軍留二十

人日不復復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一

軍爭為利衆爭為危

智者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舉委軍而與人爭利則行緩而

不能及如符堅以百萬衆與晉爭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輜重捐如龐涓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行與齊爭率至于

大敗是也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百里之外與人爭利必為敵擒吾三將軍兵之勁者在先疲者在後

其法十分中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也以此以下言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者若秦師襲鄭而遇與晉戰而三帥被擒是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

五十里外與人爭利則猶有額蹶上將軍者蓋其法吾軍十分

中五分先至而五分未至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之二至

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力不齊而為敵所棄唐太

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猶能取勝者何蓋是時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之則河

東易平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有形司而事異者不可執一論也以此兵家變通之妙笑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用波處鄉人引導若吳伐魯鄉人

不動如山

趙奢攻閑與去邯鄲三十里之也而止堅閉不出雷二十八日不

難知如陰

馮異與王元仲巡戰異潛泄狗邑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是也

動如雷震

敵有可乘之勢則動如雷震之震擊使彼不知所

闕與發萬人非北山而勝秦

掠鄉分衆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廊地分利

平易之地當分兵守其便利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趙與吳夾水相拒越

為左右勾卒夜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遂潛涉水當中襲破吳兵陸遜攻費棧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敵趙宋時張齊賢守代契丹兵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出城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此走齊賢伏兵播擊大破之是變亂以火鼓也後漢臧宮攻延岑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望之震恐宮曰從擊大破之春秋時晉伐齊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佈而疎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變亂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魯與齊戰齊人三鼓而曹劌方鼓之齊師敗績劌曰戰勇氣也一鼓

作氣日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此陳久人倦而奪其氣者也寇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佯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曰奔擊大破之此以聲勢而奪其氣者也張遼守合肥孫權將十萬衆攻之遼選士得八百人被甲持戟

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自旦戰自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此以勇戰而奪其氣者也文憲阻水為

陳以拒齊領軍段暢曰觀公言詔不是凡人憲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列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此以名位而奪其心者也薛仁貴領兵擊突厥曰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帥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歟安得被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道去仁貴曰進擊大破之此又以形貌而奪其心者也

擊其惰歸

唐太宗與竇建德戰于汜水東建德列陳數里太

待敵氣衰陳久卒飢必將自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列坐又垂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勒兵與戰生擒建德司馬法有曰新氣勝是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

謝玄待符堅退軍而亂擊敗之是以治待亂張遼靜坐于中軍而誅其反者是

以靜待譁也

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晉周訪討杜曾使將軍李當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領中軍高張旗幟自於陣

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  
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  
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  
騰躍奔赴魯遂大潰以佚待勞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  
絕吳楚糧道待其飢疲出  
兵擊之此以飽待飢也

**高陵勿向背丘勿逐**  
敵兵已據高陵而陣慎勿仰之而與戰  
敵人已背丘而陣慎勿逐之而與爭若

趙奢先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而敗是也此言將智  
勇苛而勢力均者如此至於劉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遠而  
陸遜四面感之工崩瓦解者是以勝兵  
而擊其已敗之兵也奚可執一論哉

**佯北勿從**  
敗有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雖走  
非真敗也必有奇也若韓信破趙王斬龍且皆佯

北也惟其從  
之是以取敗

**餌兵勿食**  
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  
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

**歸師勿遏**  
師將還歸必有備禦若曹操征張繡劉表遣兵救  
繡操將引還表與繡兵合拒險遏其歸路曹操

擊險為地適該奇爽攻大破之操謂荀文若曰勇退吾歸  
是以知其勝也呂弘攻段業弘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  
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繼之以為後

畜業不從率衆追之為弘所敗

**圍師必闕**  
闕其一面示以生路使彼無必死之心或可因而  
擊之若後漢臧宮圍妖巫傳鎮寺於武原攻之不

下士多亦傷光武命開圍弛守賊衆分散遂斬鎮首唐李光  
弼圍史思明於上門今開南角以縱之賊果棄甲而走因擊  
戒其衆後漢末朱儁圍韓忠於宛城開門俟其出而破之曹  
公圍壺關逢攻之不下曹仁請開生路遂拔其城

**窮寇勿追**  
窮寇焚舟破釜求決一戰若夫槩王謂困獸死  
不容闔閭迫楚師趙克國遇先零棄輜重欲渡滄

水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於虜  
果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衢地合  
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

高似孫曰變其  
王得其所用有  
九可以知武子  
之兵專用於勝

林希元曰兵之利害至微至隱利當思害當思利若專起于利必為敵人所誘專於思害必至遲疑失機

袁宗道曰見利畏怯不進愈速疾爭者可怒每而致之廉者可汗辱以致之愛民必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勞也通上五危皆不知九變之過也

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若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不知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愈速可侮廉察可辱愛民可賴凡此五者是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知兵法者不可不察也

### 絕地無罾

危絕之地慎勿罾止恐為敵人塞其險要或有伏兵掩我不備絕地如所謂絕澗天非天羅天

### 陷天防之類

### 塗有所不由

周亞夫征吳楚欲經峭渾而東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歿士久矣知將軍且往必置間人於峭渾既狹之間將何不從此右去交藍田出武關於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諸侯聞之以為將軍自天而下也亞夫從之使人索涿渾之間果有得吳兵馬援討五溪武陵不由充道而進壺頭賊衆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多瘦病卒亦病卒

### 地有所不爭

陶侃在武昌將佐請備却城侃謂却城之地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洲禦寇也且吳時以城乃用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以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成之果大敗

###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克楚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以所利參於所害則難了詳如張方之

之利鈍常事貴因敗以為勝耳

夜潛進奮力與敵逐致克捷

屈諸侯者以害屈服諸侯設計害之或間之使君臣相疑或

是也

忿速可侮如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從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

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

利敵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

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

眾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

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

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

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工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

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蕪葭林木翳

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

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章

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

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

茅坤曰篇中皆論處軍相敵之事也軍即行軍也相敵相敵之也相敵相敵之也實動靜也兼車第曰半渡勢不便故可敗川兵之所以爭

者

王維楨曰軍之行注處只有四處

處山處水再上處下澤如平陸

四者各得地利自足以制勝黃

帝時四方諸侯亦稱帝黃帝以

以勝也

申時行曰上流

雨水驟至待其

定而後可步

何孟春曰用兵

當遠六害令敵

近我背之則我

利敵凶

趙瑄曰敵情不

可測必有形見  
乎外察其形則  
知其隱微之情  
以三十二者是  
也

顏克曰一句一  
篆只一篇中儘  
售用不窮况十  
三篇耶

姜室曰先輕敵  
後問其衆則心  
畏之如秦符空  
欲投鞭斷流卒  
間風聲鶴唳失  
為晉兵又如後  
齊王曰卿輩勿  
百即使我心膽  
墜落矣

黃道開曰自近

而靜者至欲休  
息也至敵之奸  
偽如見絕妙之  
論

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則者陳也。無約

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伏而立

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追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

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怒者倦也。殺馬

食肉者軍無糧也。懸鈇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

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本

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

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

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

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從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

武是謂必取。今秦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

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絕山依谷。經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

羗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羗

衆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是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相視生地而處其高。湯若敵先據隆高

之軍法也。

絕水必遠水。軍行過水必去水稍遠而舍。一則引敵使半

水為棹。劉昭烈知其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敵若引兵過

戰慎勿迎之於水內。令其半濟。行曰未定。首尾不接。而擊之。必得其利。如漢王破曹劼於汜水。公孫瓚敗黃巾賊于東光。

薛萬徹破竇建德於范陽  
皆用以術半濟而擊之利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

我欲與敵戰無近水而迎敵恐敵不肯渡也我若不欲戰則當阻水拒之

使敵不離濟若晉將陽慶父與楚軍夾泚水而軍慶父退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此術無附水而迎客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

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水之下流此五者處水上之軍法也地卑下夾水

可灌水下流戰有不便兼處敵投毒於上流如司馬子魚卜戰不吉子魚曰據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是軍及欲處其上流無迎水之下流也

絕斥澤唯亟去勿留

地氣溫潤水草薄惡不可以居斥鹵鹵地也東方謂斥西方謂鹵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外後生以處平陸之軍也

平陸之地處其坦易無坎

陷之處使軍便于馳突右背高阜所以恃為形勢也前低後高以便奔擊也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

諸葛孔明伐魏中兵渭南曹操伐吳馬援征蠻兵眾疾疫此失養生處實之道

軍不能無百疾也

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

溪谷深峻不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

下眾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葭葦隱蔽者為天羅陂池泥濘漸車疑騎者為天陷道路狹迫地多坑坎者為天隙

其所易居者利也

其所居平易之地乃敵人以利誘我也如漢昭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與

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聽諸將擊之是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如趙奢善養秦間而增壘後卷甲而趨田單使女子乘城納降又遺燕將書謂

城降之日願無虜妻妾後驅火牛出戰是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使來辭強又進驅皆欲脇我而潛遁也如吳與晉爭長吳士以帶甲二萬去晉

軍一里。声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王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  
得事君，亦在今日。褐歸謂晉右曰：吳王之色，難有大憂。吳將  
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吳王既會，遂還。秦與晉相拒，秦使人  
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怒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  
者日動而言，津俱  
我也。秦果夜遁。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先無期約而驟來請和者，必有奸謀也。如漢王使酈食其將重寶啗秦將賈犨。

孺欲和漢王，因其怠而擊之。晉將李矩拒劉暢，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其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皆醉，矩夜襲之，暢

僅以身免。

**鳥集者虛也**  
楚伐鄭，人將奔謀，告曰：楚幘有鳥，楚兵去矣。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遁矣。此皆見鳥

集而知其虛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將能持重軍，自不擾。如周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曰：不起，俄頃而定。張

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遼中陳而兵有頃即定。此將能持重者也。

**懸鉦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鉦，炊器也。懸鉦於外，示不復炊，暴露于外，不復返舍者，窮寇也。凡其

舟破釜，欲決一戰者，此皆窮極而無措耳。

**夫惟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  
齊與晉戰，齊侯曰：吾姑剪

為晉所敗，是易敵而武進者也。

### 地形第十

傳夏書曰：欽戰先審地形，以立

勝前所論山水斤澤平陸未盡故又以通掛夫

隘險遠為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高似孫曰：地形

二字即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字。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

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



看是錯上兵事  
一曰得地形本  
此

陳后山曰隘形  
者左右高山中  
有平谷敵勢不  
得挽我之先居  
之必須我兵補  
山滿谷前齊隘  
口陣而守之以  
出奇敵若先居  
以地者右陣弗  
從是也即半隘  
陣者後之而與  
敵共此利也若  
地勢尤險隘則  
引而去之不可  
致十人  
張之象曰用兵  
最務先鋒先鋒

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後之險形者我  
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  
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  
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率強  
吏弱曰弛吏強率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  
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率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  
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  
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  
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

勇銳則五士氣  
壯而敵入挫威  
也  
林希元曰趙奢  
令敢以軍事諫  
者少許歷不詳  
亦諫而先據北  
山游勝以固之  
室也

姜室曰撫軍上  
富思威並行恩  
過則玩而不法  
或過則暴而不  
親在而能之將  
叔之得其道耳

顧鼎臣曰以下  
摠是料敵制勝  
之道

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  
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係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  
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  
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  
知吾之卒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  
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  
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毅剛愎不仁未肯用命三帥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衷無適從以行也晉師必敗又魏錡求公族趙

施求卿皆未得而怒俱使楚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士會曰若二子怒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晉伐秦荀偃行令曰雞鳴而駕唯子馬首是瞻來廩怒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遂棄而歸秦伐晉趙穿怒史駢之位上軍也自以其屬出是

類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戰必用精銳為先

鋒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如曹操以張遼為先鋒而敗鮮卑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銳以拒苻堅是也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思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以曹公所以割髮而

自刑卧龍所以垂淚而後戮揚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謂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專行罰則士卒不親附而不可用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已之心

詭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洋而知焉蓋料心以審其治亂察氣以見其強弱則可戰與

不可戰之形得矣

九地第十一上言地形之常以此言地勢之變言尤懇至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

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

而不溪者為輕地我得其利彼得其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

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

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

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

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

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

羅大經曰楚軍

點布戰為三軍

欲以相救為奇

或說曰兵法諸

侯自戰其地為

散地今別為三

彼敗吾一軍餘

肯走變能相救

不恥布果彼其

一軍其二軍皆

下

顧克曰死地前

有高山後有大

水進則不可得

退則有碍故疾

戰則存不疾戰

則無止爭地則

無攻交地則無

絕衢地則合交

重地則掠圯

地則無止爭地

則無攻交地則

則下

馬理曰善用兵者必先求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已于人求勝于敵若不合于利而處動則前後不相及敵反得以是制乎我矣

趙瑄曰不求索其意而自得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皆兵家之正吾上無餘財以下乃持必死之計

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得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

呂補曰。此是士卒用命。可生可死。而不可使降。北兵之。最難敵。人能解。海。以。意。透。亦。可。當。一。隊。將。用。

舒芬曰。同舟過風。則吳越可使相救。患難同也。自古有法。之。將。非。使。士。卒。用。命。用。三。軍。若。使。一。人。分。明。是。生。死。同。以。之。故。破。軍。擒。將。所。向。無。不。敵。者。

乘重第曰。民可與死。不可與利。此段言机深。

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夫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九為

二十九子曰身稱言  
出容民可愚而不可明  
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

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

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

地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關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

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

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

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

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

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知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

私

二十九子曰身稱言

絕其內衛之心

樓坊曰圍地者

前狹後險進退

艱難如被圍者

也備重輕圍死

者五者皆為客

之道故九地中

摘而言之

何孟春曰前已

陳此三事而復

云者為不知九

地者言

錢穀曰交者不

結成天下諸侯

也絕天下之

交奪天下之權

故感得伸而自

私

明如孫曰三軍

之衆用之若一

人而無自不齊

者賞罰明故也

王維禎曰詳審

也或曰彼欲進

設伏而退彼欲

去開面擊之示

之以開空虛弱

之處敵則并用

而利之千三

可論其得也

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

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

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

地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關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

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

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

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

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

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知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

私

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者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

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

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舉政之日夷關折符無通

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

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單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

脫兎敵不及拒處女示弱脫兎往疾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諸侯自戰于境內為散地散地者

如鄭人軍於郊恃近其城以其士卒有內顧之心而易散也

莫有鬪志為楚所敗是也

利得亦利波得亦利者為爭地險固之處務在必爭如成臯

之險唐太宗以三千人守之

險固之處務在必爭如成臯

之險唐太宗以三千人守之

險固之處務在必爭如成臯

之險唐太宗以三千人守之

坐困建德十萬之眾是也

散地則無戰

近郊之地士卒懷士其心易散無令與戰若敵

輕兵絕其糧道

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

輕地則無止

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務在

出奇擊之未

至則速去之

爭地則無攻

要害必爭之地無得攻城延緩當後發先至而

不得上是也昔漢景帝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

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頭太王所過城邑勿攻直

去疾而據洛陽武庫倉敖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

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太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

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不聽此

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果敗

衢地則合交

四通之地當先遣使以厚賂納和旁國然後攻

右何角必

然取勝也

重地則掠

深居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當掠取

圯地則行

圯壞之地艱阻難處宜速行如卒遇敵便當據險

乃能勝

之也

圍地則謀

前有強敵後有險欲進而不能欲退不敢是以圖

寡弱之形敵備我必輕同力勇擊

分兵據險

鼓噪而出乃能取勝

死地則戰

陷之死地當深溝高壘號令三軍塞井夷竈并力

戰者而不

窮之而不

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

杜牧曰設變詐以亂

東擊西或立為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彼則必備而

善用兵者也

先奪其所愛先奪其所愛則敵之進退勝敗皆聽於我所愛清野據險守要則彼之進退惟我是聽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凡為客之道深入重地心志專一主在散地故不能勝也如李左車所謂信耳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以下皆言為客深入之道

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則不得已則闢之士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故不惧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人心堅固深入重地則人心拘一而不散勢不得已皆悉力而闢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止妖祥之事絕去疑惑之計則士卒亦有假妖祥以惑眾者如田單以一卒為神師而破燕是也

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率速也言遇擊則速然相應也昔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文縱橫皆八晉桓文見之曰常山蛇勢也即此軍陣法也故率然者如常山之蛇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為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是也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為之人事變其所發之謀使人無識我造意之端如秋發令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勒諸軍取臨淄裝行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易其所居之地莫去險而就易或舍近而趨遠或舍平而取隘使人不曉吾所慮之謀如韓信使萬人背水為陣而趙軍為啖登文走陰平而眾人不說初焉人豈能曉吾之慮哉

四通者衢地也四面通達于旁國者衢地也入人之地深者重地也入人之地淺者輕地也前後險受制于人者圍地也左右前後皆無所往者死地也

言為客之道故於九地中指出衢重輕圍死五者明之

圍地吾將塞其闕既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日當塞之

神武于高俊山時神武有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

熟者為之前導則動而必迷卒而必窮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者乎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吳子嘗敵北者有賞馬隆寡士未

濟初出眾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村而諸將請所止曰蔡州無政之令者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項羽沉船破甌示以必

秦將韓信使萬人背水陣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皆殊死戰遂破趙軍

在順詳敵之意敵欲進則誘之令進敵欲退則緩之令退

以陵我且示怯以驕之奉順其意計取

之若東胡求千里馬于冒頓冒頓與之又求關氏冒頓亦與之東胡既驕不為之備遂成其國

政舉之日夷關拆符無通其使軍政初奉之日夷塞關梁拆

士如孟張談婁敬之類泄我事机則我虛實也亦有通其使而反為我利者如秦間使入趙而趙奢善食遺之是也蓋兵法有常變不可執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微與之期謂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欲

恐秋至而彼不來也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

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且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

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凡火

申時行曰葉水心云以火攻用間者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者

霍詡曰以火攻當擇日而又相

者

者

者

敵之動靜而進  
行火有因如黃  
蓋隨周瑜拒曹  
操於赤壁建策  
者是也四宿其  
畢翼軫四星乃  
好風之星也  
馮叔吉曰陸遜  
大其營黃蓋火  
其兵江道以雞  
數百連以長繩  
繫火于足以燒  
羸衆田單以牛  
數千披以五采  
龍文束于牛角  
係火于尾以焚  
騎劫後周時段  
韶火弩破百谷  
後漢持皇甫嵩  
縱火攻破黃巾  
但火慘烈前古  
未有孫子所謂

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則早應之于外火發而其  
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  
於外無待于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又夜風止  
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字之故以火助攻者明以水助攻者  
強水可以絕火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  
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兆利不動兆得不用兆危不戰主  
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  
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存者不可以復  
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以安國全軍之道也

火人

用火焚燒其人也如陸遜勅兵士各持以把茅以火攻  
拔蜀軍四十餘營斬張南馬超等而昭烈遁走蓋以

不得已者也

舟載燥荻枯焚燒魏  
軍而曹操敗北是也

火積

火燒其蓄積如漢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  
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從高潁之策遣人因

風縱火燒陳諸時  
陳人益驚是也

火可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若遇敵在荒澤安營立柵火  
可發之于外不火待作于內

但有便即當應時而發若少遲敵先自燒斷近營草穢我起  
火無益也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追及大澤於上風縱  
火陵亦先放火烧斷葭葦遂絕火勢黃巾賊張角圍皇嵩嵩  
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人問出圍外縱火城上卒燎應之  
嵩因鼓譟奔陳賊  
驚亂敗走是也

水可以絕火可以奪

謂水可以隔絕人之軍若韓信決壅襲  
水火至使龍且軍分而為二因奮擊大

敗之火可以焚奪人之物若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亡  
一說敵以水灌我之可以絕之如智伯灌趙衰子於晉陽衰  
子夜殺守堤吏決水反灌智伯敵以火焚我之可以奪之如  
單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放火烧其葭葦奪其火勢兵



法千變萬化不可執一也

用間第十三 五間微妙通神非上聖不能因而反間尤深

許國曰古者八家為隣一家送軍七家奉之通計其數故有七十萬家

李德曰戰必先期以知敵情然後前敵條動不忒笑

陳后山曰五間微妙通神非上聖不能用以言誠當之問豈易用哉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至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因間者因其鄉人而導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

新守蓋曰間者窺敵之情以告于我假偽吾情以告于敵非親之不可使實莫厚于間如漢祖捐金數百斤密陳平出入非聖智不能用間三句只是是下意見用間之難

沐希元曰漢用陳平以間亞父秦用白起以間趙括齊用田單以間騎劫卒之兵用間微執也

王維積曰孫子十三篇意思筆力俱高若他人

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問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

雖有制勝科敵  
之審令其著書  
以自見必不結  
如以之迫切無  
滲漏也

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火功此兵之  
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鄉間 因敵之鄉人厚無而用之如常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通書號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內間者因敵之官人潛通問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

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相和同也敵之官人謂有賢而

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

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材能者有反覆變詐

常持兩端之心者潛使人結之如越王之賂太宰嚭吳王之

納五子胥楚王之納伯州犂晉侯之納

苗賁皇秦人之納隨士會者皆是也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反間者因其敵人之來間我者佯

陳平佯驚楚使而離間范增趙

奢善食秦間而歸告其將是也

成間 成間者佯為虛詐之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泄于敵

人之間也成間之事非一如鄉生見烹子齊王及趙宋

時曹大尉使僧吞璘丸入西夏

而弁其謀臣亦見殺皆是也

生間 生間者使歸以敵情告我也如婁

泚聖智莫能用間 泚聖智之才不能用間使聖無不通智深

德不能任使間使息以結間之以心斷以决自己之惑彼以

不疑然後可使出入于萬成之地而探知其情也泚則微精

刻者不能得間使之實間亦有貪敵財貨不得彼之實情但

將虛詞起我者如秦間入趙軍不得趙奢之實楚使入漢軍

不得陳平

之實是也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夫將與間不可相疑將疑間有覆

舟之禍間疑將有謀已之計故秦

使張儀相魏數年不疑反遣人陰厚之漢使陳平用

金數萬離楚君臣不問其出入皆得其用間之妙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死 聞敵之事謀始定而

未發或有先聞者聞

者與告俱坐以死一

惡其泄一滅其口也



之賢而取諸胃則仕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言者以身言不問其系族世家

惟其賢不鄙其側陋微賤之士書曰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

常之選也。像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言不在乃不公天下之賢

而悉取諸世胄世家。那豎為之即公麼是愛國家不

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

是故縣黎之王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虞頑石之中而潛于

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可以水無故而舒其光使人

矚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扁鑄發矣開其扁者桂樹之輪困

結膠與栲櫨奚異詩有栲櫨而本斤尋之斧斤不憚阻遠者何

也。以其香之遠也。故人欲人之不見莫若吻其明自翰欲人之

羅大經曰即孝  
靈宣宣陵之子  
意

虞集曰士之温  
潤如良玉美璞  
寧不自愛惜哉  
仰離蓋惜既焉

王慎中曰傲  
者易乎曉之者  
誰余

不知莫若瘖其聲自籥是故鸚鵡繫於能言一名綠衣却明皇

蜩蠹獲于善鳴詩如蜩樗以惡而免割詩山有樗以苦而不

烹孰有甘有苦何不翳子之燁燁燁燁光明也詩而返子之冥冥

乎詩云鳳飛翮鳴舉其即翮光用晦意

和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民畏法而

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民俸赦而多書曰

刑期于無刑又曰青炎肆赦以先王之心也是故刑期于使民

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故曰生人赦者

所以矜蠢愚者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故僥倖之心而教

人犯也故曰殺人至於禍檢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穿

葉重第曰言義  
施於君子刑罰  
加于小人知夫  
不可輕赦則如  
唐太宗殺囚  
非所以為訓

卷之二十九 有

馬理曰人而無所畏忌卒至禍及者當以象人為戒大類天下皆是

卸守益曰慮村將及警切之論也

閱如霖口論致人之道而惟至致思今人思慮濶矣

也本以思者民反為民陷蒙人衣後視之衣後視乃豸獸以適壙壙野外地

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已也彼知虎畏已不返而矜有大志

肆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狐獸之小者徒以刺虎牙耳虎立而睨之知其

不足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蒙人忽不畏以至於知晏子泛于河

中流而忽溺水渦煦而出之渦旋沫得壺以濟岸壺可以濟水也以為

天祐已也遂矜以歸而為天幸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

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水泉縮而潛魚驚魚以水為歸以竭則魚枯霜鍾鳴

而巢鳥悲鳥以叢為歸霜隕葉落則鳥寒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賢者所好在道食致民民之所好在食淵致

魚魚之所在淵藪致獸獸之所在藪林致鳥鳥之所在林臭致蠅蠅之所在臭

利致賈賈人之所在好在利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

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

能安不知不致之亡傷也粵人有學致思者三年得其術於是

壇其室之北隅屋漏暗室之處以集思至而多無以食則思何益

則相帥以為好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藝其室隣里莫不笑

之其美致思之為害也澗谷之鮪澗谷不可以陵洪濤陵濤則驚高樊之鴛即藩也不可以御

飄風御風則元楚王好祥有獻白鳥有虞氏有白鳥集於庭白鸚鵡即鸚鵡也一名木連

理者後漢時有連理木出群臣皆賀荀卿下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

羅大經曰易色之鳥亂常之木荀卿獨不以為

可語海夏虫不可語水類然

康海曰規以一段可為致思者戒

賀

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上下和同四鄙無事都鄙無外變鬼神鑿格而

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不來賀意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

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

聖人為上聖王出為祥豐年次之年歲豐登為瑞鳳凰麒麟為下見物之不

而可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物物之異者詭色色之

怪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

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為祥與則必自

省曰吾何德以來之仰德承休之意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

躬自勵畏其潛也畏其易福而為禍也以為妖與則必自省曰

吾何戾以致之反躬自責之意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

河孟春曰以  
下李左人之口  
吻

錢福曰宋景三  
美言而英感退

告

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

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虐其應今三閭大夫放火于湘屈原沉于汨羅

鄢郢夷陵皆舉於秦賢士皆為秦用耕夫牧子莫不尸戈以拒秦老弱

餽餉水旱相仍相因而至飢饉無蓄年飢又積雖有鳳凰麒麟日集于

郊無補楚國之罅漏空隙而况於易色之鳥指白鳥鸚鵡亂常之木

乎指連木王如不省楚國危矣

郁離子曰虎之力于人不可倍也虎利其牙爪而人無之又倍

其力焉則人之食于虎也無怪矣見虎之用力與用其爪然虎

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

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大意在此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

趙理曰格言主  
論荀卿母言有  
益于萬世之君  
國者

盧集曰以虎之  
用力喻人之用  
智以虎之自用  
其爪牙喻人之  
用力與爪牙者  
勝耶用智與用  
物者勝耶是知

人之用智物勝也人亦何憚自不用而不用人者



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較彼以相勝之勢用一不如用百是以百者勝矣以一敵百。雖猛必不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便世人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

以刑守閭。別者無所馳逐得專其事以警聽樂。警者無所雜視得專其聽取其專也。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陰。始耕于齊取其原為稻。稻宜

平原種之。而隰為梁。梁宜高燥彼在下隍為之其友謂之曰。梁喜元稻喜隰。

而子反之。矢其性矣。反常失梁稻之性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

無儲。于年而無獲乃視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見順物性者果獲其利

乃拜曰。予知悔矣。治田而至十年始悔亦晚矣既而商於汶上。蹶叔又行貨於齊之汶上

林希元曰。蹶叔三不折而三悔。卒終其身。今人喜為妄位而不恤人言。卒蹶臍無及。大率是以此類也。

揚道宿白。悔至千再尚尤不悟。世寧有知此之愚者乎。即離得警俞之術。為世大戒。

必相貨之急。于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

至。輒不獲市。為有力者所奪其友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籠聚天下之物

以待時。來利必倍。時貴則散之其利倍矣此白圭之所以富也。人棄我取之法弗

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治

而至于十年。乃知他日以船入於海。蹶叔又泛舟于海要其友與偕。則汜

濫而東。臨于巨淵。巨大其友曰。是歸塘也。海塘朝水晝夜衝激往且不可

復。又弗聽。則入于大壑之中。江水九折入于大壑海九年得化鯤之濤。噓

之以還。鯨濤翻浪渠始得飄浪而還岸比還而髮盡白。形如骨腊。形枯而體腊無人

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

如日。指日自誓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言悔之晚矣人謂蹶叔三

王慎中曰好賄者以玄石公喻之自掩袂羞慚矣大似酒德論

悔以沒齒終其身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貧人賄賂為齊謂秦龍先生曰小

人今而痛懲于賄矣言不復受財惟先生憐而進之望其既用

賄黜以好秦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為酒困昔劉玄石善飲或飲

以為醉灰堊之與酒諭其家共發塚示之至日忽醒而起無恙五臟熏灼如火之熏肌骨蒸煮

如烈甚熱也百藥不能救酒之病三日而後釋酒始醒謂其人曰吾

今而後知酒可以來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過一同

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古人三爵不識矧敢多飲明日而五之更又又

明日十之又復飲又明日而大酌記曰大忘其欲死矣即如前

所困亦忘之矣故猶不能無食魚魚性喜雞不能無食虫木虫大不能

陳后山曰未結句意思足而文欠莊潤

羅大矩曰禍福多有出于非望彼敵倖以冀其獲者似可嘆矣

無食臭大性在臭味性之所耽不能絕也喻性之所在不能絕之使無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以草障其藩聞惜之之聲發之而得雉山

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始得雉而福繼為蛇傷反有有文彩善聞則又翳之冀其重獲也再得明日往聆焉惜之之聲

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為戒也天下有非望之福可伴得亦有

非望之禍亦有可伴鄭之鄙人學為蓋兩具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為

桔槔治田器即水車也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蓋

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舍

藝而卒兵器其年已老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少

馮叔吉曰擇術在已得天在時人且奈何

二十九子曰

其年已老 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少



霍謫曰知旱澇  
之足憂人當蓋  
之於未澇未旱  
之先

王維禎曰多疑  
微倖之夫誠足  
以敗人之國李  
何世之人而又  
用之何哉

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藝事由已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

謂非已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澇。為水所傷人

謂宜洩之以樹黍。黍宜高燥弗聽。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

歲計其獲。則償所倍其澇焉。故曰旱思且舟。以備水之用熱思且裘

以備寒之用天下之名言也。

柳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微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

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優微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

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逢迎者多其微倖也。而後亡忌

憚之夫集焉。亡忌憚者率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揜其明。正不可與共事

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正不可與定國然後益疑其所不

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盜子問於柳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

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鳥。鳥多。鳥為二禽名周

持有大流為鳥。鳥而鳳凰少。鳳凰羽垂之。長皆瑞鳥也。豈鳳凰惡而鳥為善

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豺狼二獸。名豺能食虎。狼子野心皆惡獸也。而麒麟少。麒麟

之長仁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梁

厚之穀少。豈稻梁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即燕食也而監立。即建者

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

以為善乎。言天以善者為善人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言天以善者為惡抑

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其自善惡乎。言善惡之權天不可得而主之將善者可

葉重弟曰。天道  
之好善惡。惡原  
有定。理君子與  
小人較其數不  
勝。小人卒有以  
勝于君子者。以  
人亦可以勝天  
也。天何戾之有  
哉。

何孟春曰似有  
橫豎對錄之未舒

欺惡者可畏而文亦有所吐茹乎吐出也茹納也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而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矣乎柳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哉君子之私于天也而今也則辭窮於予矣

馬理曰東陵侯之問卜而季主彼之以人與于物當自听而不當听于物斯言誠是也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為也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卧久思起久蟄者思啟蟄閉之久久懣者思嚏懣懣之極吾聞之畜極則洩洩散也閔極則達熱極則風寒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易无平不波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命之矣又何卜焉東陵

羅大綱曰此有  
不為之感笛陽  
之悲謫之令人  
髮上指矣

却守益曰昔人  
云畫棟朝飛南  
浦云珠簾暮捲  
西山雨至今安  
在哉

侯曰僕未究其粵也願先生率教之率終也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無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善所以枯草也龜所以枯骨也物也人靈于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于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也有昔者又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言宮室荒榛斷梗昔日之瓊甍玉樹也言景物露蚕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言音律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玉燭也言用度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言植物卅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言奢侈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

樓昉曰天之道  
動靜无端陰陽  
无始大象元象  
至于不可知其  
天之神乎

之矣何以卜為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窮極也極之外物也天無極

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楚南嘆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

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如御平作太初曆天之象聖人以器驗

之即渾天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即上圭步天之理聖人以易

究之伏羲畫卦文王周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睹心思之所

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无遺漏意而天之所問人無術

以知之者惟此以天有極處今又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

之甚也

錢福曰直言諛  
言責於自知  
則有以辨之而  
忠抑分矣

王維禎曰非冒  
中有一段灼見  
利害之原則忠  
邪幾于無辨

陳后山曰天下  
有激之而成亦  
有激之而變者  
如熙豐元祐可  
鑒也

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不能卒不厭直言終至諛言人皆

知其為邪而卒不能不惑諛言人終故知直言之為藥石而何

益於已藥石能然後果于能聽知其為美知諛言之為疾疾而

有害于已疾之疾者然後果於不聽知其為害是故善為忠者

必因其利害而道之此直言善為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

此諛言之唯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為能辨人言之忠邪也

郁離子曰石激水水遇石山激風風遇山法激姦姦以法繩吏

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生于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

由其操之急束縛抑之甚阻抑而吏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

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赴其緩也

哉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馬已亡而方治廐即亡羊補牢之意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

肱而學醫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

國而後歸為五伯重耳在外十九年始復國而成伯業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

滅夫差作諸侯長句踐事吳三年不倦卒知武子囚於楚而後

歸相晉侯光復先人之業孫子朋是而後為大國師破軍斬將

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讎楚冢范

睢折脅拉齒棄于箚中而後相秦後更名易姓為張祿丞相斬魏齊者以三

君四大夫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葉落葉同腐

上壤卒于朽腐無用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

其甘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矣使自暴自棄則安有以此如七月之旱亦

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穉若再芟治之尚若以為晚而遂棄之

田卒荒矣終于荒無不治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紛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鱉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

也物順人意而不驚擾洋然有喜色盼子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問

道以致之能如此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順其性

句便含許多意思在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狌猿以性所欲

故能如是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狌猿以性所欲沼處其魚

鱉以性所欲而澤處其鴻雁乎性之所王曰然沒盼子曰王必以

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狌猿稻梁飽其鴻雁乎雞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設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狌猿一日無果鴻雁一

馮叔吉曰孤臣孽子每感憤不平讀之胸中起磊塊矣

虞集曰托物諷諫婉切賴直與孟子告君同心今齊宣大悟李伯其國盼子與有力焉

日無稻梁。狐狸一日無鷄鶩。則王能安之乎。欲者詰之王曰

不能也。三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侯遠而山林處鴻雁魚鱉。

則王能馴之乎。又詰以拂王曰不能也。四曰然則王之所以鳥

獸魚鱉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言鳥

鱉必能為王奉事。今濟與洸闕河濟洸泗同溢民庶流離

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以豹能拯三晉合兵伐我。侵居東至阿

地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以虎能瀛博之間海溢水冒于城郭

海決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鱉。以鱉能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盜

鼠竊。小敵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以狐能戎卒相持。

千里餽餉。孫子曰千里餽糧士禾黍不登。倉廩空竭。言飢無人

許芬曰以丁方  
條陳時事明目  
張瞻言之類淳  
于說江乙頗備  
諸人口吻

林希元曰三句  
總括上已盡更  
不費心思

以理之。臣請舉雁。以雁能理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便至。無

人以應之。臣請舉狻。以狻能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

人以明之。臣請舉猿。以猿能力本無背。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

人以關之。臣請舉狸。以狸能而王可以坐鎮國矣。王勃然色變。

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桑麻

盡為山。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禽獸食為其足以承王之使任。

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以句轉精而王之待士。未見惟

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言不能順未見其處之。必以其處。言不

費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言不能則王之所重。輕待特重。人知

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微。經者即治之。以法範之。以王之矩

靈集曰法言能使人從乎於此可

王風朝日以鳥鳴進諫皆托物善悟其君者

度強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顧則任王之事者非徒舖  
饜非但貪其祿養飲食而已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  
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籜以防水鑄朽木以取火哉枯籜朽木無用  
之物但賢才亦安肯為其用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寤如同寐者呼投案而起  
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為相齊  
國大強秦楚致伯盼子之力也

吳王夫嗟與群臣夜飲有鴟鴞一名卑屈乃楚鳥也鳴于庭王惡使彈之

使人以彈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二句便合人之言更不祥意王怪而

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  
惡為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

林希元曰其後夫差卒為楚所伐皆為不祥之鳴者所敗率律一鳥之鳴哉

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  
皆能鳴者也皆有言于王前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為王文飾其過王有欲則

鳴以道之為王尊欲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為王王事王有聞則鳴以蔽

之為王蔽其聰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為王將順其不順已者則鳴

以毀之為王逢迎凡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

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不祥

孰大焉非如一鳥而已王故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

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防于未事之先求吾闕而禱焉所

益多矣補其闕則受益雖有不祥無害也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采宋王雖問

康海曰惡等不詞調也其所趨

之異方負之不  
相入也以其器  
之殊能擊父不  
對宋王之問蓋  
自此為鳴球磬  
亮矣

顧昂臣曰君子  
之所以日與小  
人異者以其所  
自立者異也及  
使同俗而尤不  
為眾所悅乎故  
屈原曰举世皆

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于楚王而先王或言焉或不

言焉無乃異乎熊贛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鍾懸矣和之以琴

瑟間之以笙磬合止祝啓祝狀如漆桶啓狀如伏然後八音諧

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笙筑笛缶皆樂之小者間以鈺

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樵奏乎是故雷不

鳴于啓夏至則而鳴于日至冬至則天道變鷄不鳴于鄉晨

而鳴于宵中夜半之時則人聽惑

是故眾醉惡醒衆皆醉而我獨醒則其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

汙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慢惡禮是

猶鷓鴣之見人而嚇也惡鳥見人思以赫之而故中國以夷狄

醉我佳選奉世  
皆濁我清豈肯  
以自之察之而  
受物之汶之者  
乎

河孟春曰李肘  
李奕徒以操心  
勝之安能必業  
之精况事有大  
於是者乎

為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為寇必有能辨之者在君子辨其

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晉鄭之間有蹂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射不中其鵠則奕不勝

則齧其子當苟不勝於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

之乎弗喻卒病躁而歿柳離子曰是亦可以為鑒矣夫即猶鵠

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言有道兵猶子也行之者我

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言有道致之無藝即法用之無法至于不

若人而不勝其憤悲非所當患也怒烏得不歿

柳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海水有禍福之素定吾

於寢寐之先兆見之禍福兆于同巖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

樓訪曰因著知  
微以是惟隱也  
吾儒格物致知  
之道即康即先

二十五子... 天之孝要不外

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鐵與磁石有相求之妙用鬼神之變化。吾

于雷電見之。雷電變化若神鬼然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

介鱗之於朋見之。或筮之十朋之龜能决疑之物盡天人之助也祭祀之非虛文。吾於

豺獾見之。豺獾魚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子午針分南北巫祝

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漢時宮中治巫蠱三辰六氣之變。有占必驗。

吾於人之脉色見之。脉色可以察人氣候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知隱。

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不研其情。不待其故。格于耳目而止。格也。格也。格也。

係于耳目。即非知天人者矣。易干聞見意者曰。物之所貴于天下者。以其少有而

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

貴乎。故服有章。言有尊卑爵有等。服有等級使人不可以妄覲。然後王命

尊而榮辱行。予之則榮奪之則辱以鼓舞天下之奇貨也。以賞爵為貨物之奇者以二字

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為爵曰。以飲有功者。邛邛之

園解王跪而進爵。進酒為魏公子。元壽公子拜嘉焉。拜嘉故部其賜故部

南之役。王無以為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又以爵飲公子將士飲者復飲將士

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十乘之祿。言其榮寵過于得祿及其後

王遷以爵。嬖人之砥疇者。砥疇即瘍醫輩賤人也言向爵公子將士今爵賤人於是秦

伐趙。李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以其爵砥疇故也

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為惡。爵及賤人則惡不知

寶其所貴而已矣。

倫以訓曰。名器不恆以假人。爵賞不濫及惡德。柄政者宜知所貴云。

馬理曰。是猶設羹糗于道。左野網穀于市。門非斷。養倡優不食不衣也。



錢福曰錢幣典  
監等耳而監為  
民用所急為民  
上法奈何新民  
一監而今之愈  
犯禁即是曲不  
在民矣

柳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苟非民用所急即重禁猶

之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者不可寒不可衣必藉主

權以行世如唐鑄開元來鑄祥符今鑄萬曆之類故其禁雖至久而人弗怨知罪

之在已也以其犯主權之重禁若盜海水也發海波而成塩海水天物也莫之則

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己是與爭食也故禁愈

切而犯愈盛曲不在民矣以民用所切在是故犯重禁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終

